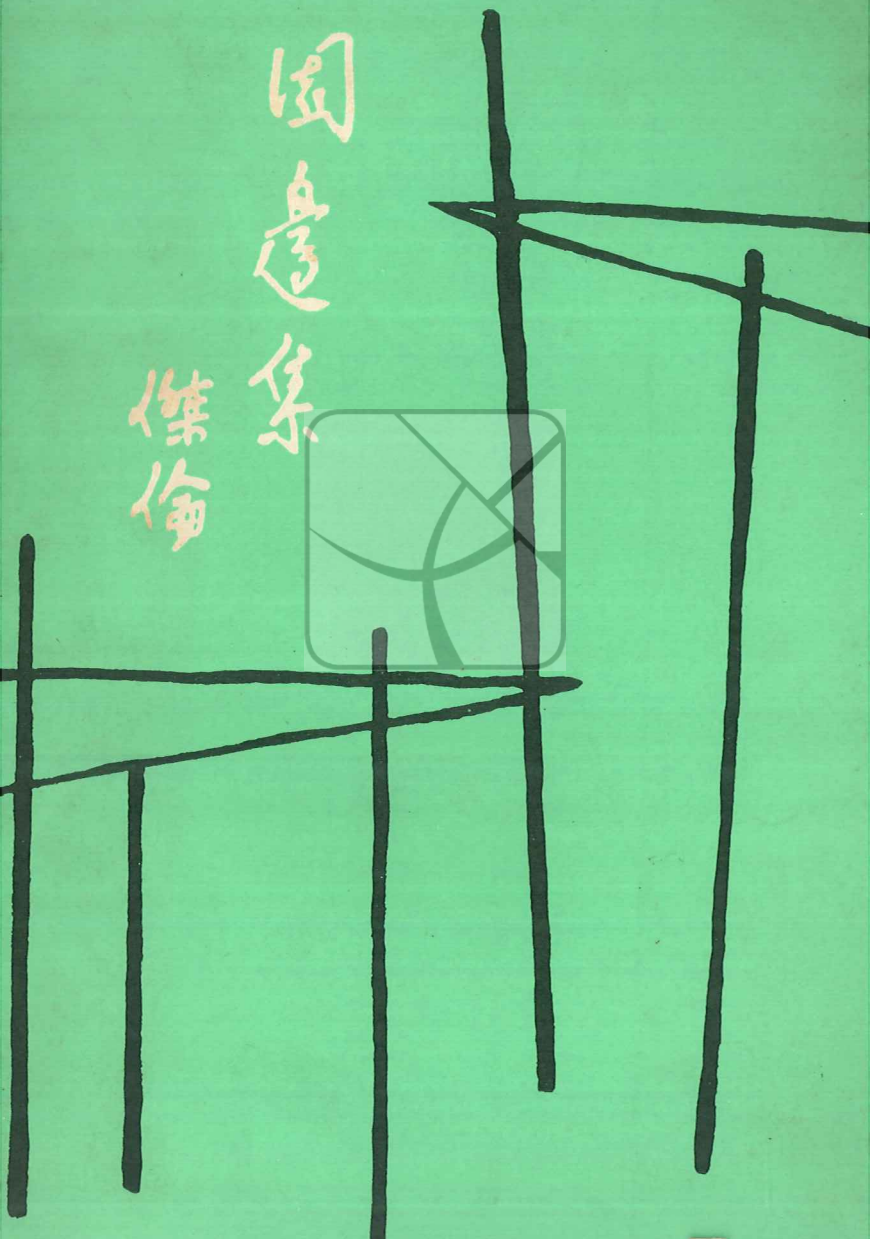


海 天 文 叢

園邊集

傑倫



「園邊集」序

鍾 祺

在文藝的領域中，詩往往是比較感情的；而散文，却常是比較理智的。這並不是說散文不需要感情，只是與詩相對而說罷了。

一個感情派的青年一旦接近文藝，往往比較喜歡詩；而一個理智派的青年，却容易與散文接近，因為詩是感情的總匯，是感情的火山，它淹沒着世界，熔解着世界；而散文，却像一位哲學家，他思考着世界，解析着世界。

我是一個開始以詩去親近文藝女神的人，因為那時候，我的生命之樹還長着青春的新綠，只有詩的語言能夠說出我的感情和冥想，而現在，隨着歲月的流逝，生命的樹上掛着的是一串串的青春老去之後的凋零，樹幹也枯乾如一個憔悴的苦行僧，緬思着過去旅程上的跋涉！

由於沉思，使我漸漸遠離了詩而接近散文。這是一個令人煩惱的轉變。也許，我的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對於詩，我已失却往昔的狂熱，漸漸地覺得散文的溫藉可親了。

近來，我細心讀着本地朋友們的每一篇散文，其中如傑倫的散文，引起我無限的喜愛，他那質樸的風格，沒有過份浮夸的雕飾，沒有太多感情的剩餘，那一支馳騁自若的筆，細緻地寫出了作者對於人生，對於世界的看法。

也許，當我迷失於過去虛浮的感情的迷濛裏的時候，我會不喜歡這一類的散文，在那些夜晚，伴着我入夢的是何其芳早期的作品如「畫夢錄」、「刻意集」和「還鄉雜記」，以及陸蠡的一些憂鬱的篇章，那種朦朧幽渺的境界，那種沉重的嘆息和唏噓，

恍惚人世間只有寂寞是最多情的伴侶，恍惚世界上只有迷離的夢境是最美好的樂土。然而，時間的聲音悄悄地過去了，我開始厭倦於腐蝕心魂的浮夸，而熱愛洋溢着芳馨的泥土氣息如李廣田的作品。這就說明爲什麼我特別喜愛傑倫的作品的緣故。

傑倫的散文，一如他的小說，捕捉着一些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平庸瑣屑的事物，加以精工地編織，而成爲一件出色的藝術品。這就是藝術家的本領。契訶夫和奧亨利何曾不是編織精緻的藝術品的大師？

在一粒砂子裏看見宇宙，
在一朵野花裏看見天堂，
把永恆放進一個鐘頭，
把無限握在你的手掌。

威廉·布萊克這幾行詩，正闡明了藝術集中地表現人生的真理。

我這樣說也許過於主觀，傑倫雖然有他老成持重的一面，但他到底和我們祖國許多青年一樣，有着一顆火熱的心，他感覺到祖國脈膊的跳動，讀着集子裏的「第一次北上」、「遠山近樹一般情」這些篇章，我們也同作者一樣呼吸着這熱帶土地上的氣息，這氣息，是多麼的濃郁，又是多麼的芬芳。於是，你不能不對這土地發生一種不能言說的激情，你不能不對這土地懷着一種無限的熱愛。

畢竟，傑倫還很年青，他的作品免不了有着我們這些在文藝的道路上摸索的人共同的缺點，多少存留着一些礙眼的枝葉。但是，我們是有信心的：如果我們不驕妄自滿，如果我們對自己嚴厲地督責；我們是有信心的，只要世界不毀滅，只要時間不停住前進的脚步，那麼，我們將能敲開藝術寶庫的門扉，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四日

再唱一支歌（代序）

傑 倫

當我迷戀地吟唱着一支歌，這歌裏有山的光，水的色，更有藍天白雲和飛鳥的翱翔，我唱着這支歌，漸漸地，我遂讓山光水色，白雲藍天和飛鳥，帶我到一個美麗如童話般的世界裏，我終日依戀着那個蜂飛蝶舞，紅白爭燦的花園，這花園是我的樓台宮殿，我更企盼着冰清玉潔，顰笑生姿的仙女駕臨于我夢的花園裏。

我迷戀地唱着這支歌，我遺忘了我身處的世界，我身處的世界遂也遺忘了我。

但我終於醒來了，我從我夢見你的夢中醒來。

朋友，你是誰？我不懂。當我正迷醉于那個夢的花園裏的時刻，我的耳際迴蕩着你振聾發聵的話聲：「朋友，別痴戀了，仙女不會來到你夢的花園裏，你不是沉睡了好久嗎？」

我依然沉睡于我夢的花園裏，我企待着美麗的仙女降臨。

朋友，你是誰？我不懂。你振聾發聵的話聲又一次在我的耳畔迴蕩：「朋友，別痴戀了，你的夢是不會有收穫的，我可不忍讓落花來把你的軀體葬埋，讓蜂蝶來為你無望的靈魂唱一支哀婉的葬歌呵！」

我驚駭地醒來了，我回到我遺忘了的世界裏，我覺得自己彷彿是隻斷線的風箏，我為夢幻的破滅而感到失望；也為曾經迷戀地吟唱着的一支歌而感到厭棄！

我丟棄了這支使我迷失了方向的歌，我感到自己更孤寂，更徬徨……。我是個愛唱歌的世間的年青過客，我不唱這支歌，

那麼將要唱那一支歌呢？

朋友，你是誰？我不懂，你那振聾發聵的話聲，又在我徬徨、孤寂的門扉敲响了：「朋友，我爲你的醒來而感到高興，你雖然丟棄了一支無望的歌，但你是個會唱歌的人，只要你睜開眼，用你銳利的眼光去探索，你將會找着一支你要唱的歌啊！」

聽取了你的忠言，我開始把視線投向我身處的世界底每個角落裏，我終於找着了一支我要唱的歌。這支歌是愛與恨的交集，它沒有「夢的花園」那般美好，但却比「夢的花園」更使人愛戀；這歌不僅是愛恨分明，還帶着希望的火光，讓我們所愛着的人們，獲取一份鼓舞，一份慰藉。

我從夢的花園裏醒來後，我尋獲了一支歌，我將熱烈地把它吟唱着，吟唱着，我將不會感到孤寂與徬徨，因爲我已經把握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一九六二年九月

園邊集

目次

難見花開的韭菜·····	(1)
野狗篇·····	(5)
膠林筆記·····	(8)
流浪的一羣·····	(27)
憂鬱的原野·····	(31)
一支壯麗的歌·····	(35)
火·····	(37)
車過黃昏晏斗河·····	(43)
散步·····	(46)
綠色的天堂·····	(49)
遠山近樹一般情·····	(52)
最後一根香煙·····	(55)
花城寄簡·····	(59)
四月寄簡·····	(62)
都門寄簡·····	(64)
新的寄望·····	(67)
中宵酒醒別都城·····	(70)
第一次北上·····	(73)
遠行集·····	(88)

難見花開的韭菜

.....
蓮塘背，
種韭菜；
韭菜花，
結親家。
.....

這是一首三字成句的歌謠中的四句，但我在民謠或一些歌集中却見不到這樣的一首歌謠。而我却是從沒有唸過書的母親的吟唱中，熟記下來的。我想母親當然也是從她祖母或母親的吟唱中學會的吧，但不管怎樣，在這椰雨蕉風的國土上，在窮鄉僻壤的居民中，尤其是過打菜園的生活的人，差不多大部分的人（包括大人與小孩）都會熟悉以上這首歌謠。因此，這種葉子細長，味兒辛辣的韭菜，它的名字也就普遍地被人們記取了。

在這篇短文裏，我不想稽考以上這首歌謠的來源，和它怎樣流傳的情形，只不過想對韭菜記下我腦海中的一份難忘的記憶罷了。

記得在十多年前，我父母也是靠耕芭和養豬來過活的。那個時候，我不過是個七八歲的孩子，對於什麼菜，什麼瓜之類的東西，只是母親煮熟了就吃，吃過後也就沒有什麼印象了。至於那個菜園裏種的是什麼菜，或什麼瓜，我就更加知道了。

那個時候，我們住的地方只是個貧陋得很的小村落，那裏根

本就沒有開辦學校的可能，要讀書，就得上比較大的鎮裏去，但父母又不放心讓自己的孩子到那麼遠的所在去求學，因此，孩子們到了七八歲都還沒有給他們上學去，孩子們當然不懂得讀書的重要，也就樂得無拘無束地，終日成羣結隊的到河裏去摸魚，到綠色的矮林子去打小鳥了。

因此，有一回我竟弄得滿身痕癢起來，因為身癢，我使用手指抓，那知愈用手抓，皮膚就愈癢，愈癢就愈用力抓，雖然把皮膚都抓得紅腫了，但癢却還是沒休止的癢下去。最後我只有用眼淚來向母親求救了。母親倒像個很富有醫藥常識的婦女，她一口咬定說我是從那個矮樹林子裏弄到了「漆」樹，因此就斷定我是生漆了。

生漆用什麼東西可以治好呢？也許好多掛牌行醫的醫生，都沒有懂得這個簡而容易的醫治方法吧，但我這個從沒進過校門的母親，却是懂得的。記得她是這麼吩咐我：「待蔡老伯菜園裏沒有人時的當兒，你偷偷的過去挖一棵韭菜回來……」但我不懂那種是韭菜，母親便指着自己的菜地上那一畦葉子細長的菜說：「那就是韭菜。」

當晚，等蔡老伯他們夫婦離開他們的菜園后，我真的偷偷地跑到那個菜園去挖一棵回來，母親把韭菜頭摘下洗淨后，把它放到一個碗里去搗爛，加了一小撮鹽，便拿到爐裏去煨熟它，後來她把它放在我痕癢的身上用力去擦，擦了好半個鐘頭才讓我休息，那知這一擦果然比用手往癢處抓上一千回，還來得有效呢，我休息了片刻，母親又拿起它來給我擦，到了半夜，我的身上竟然

沒有癢了，到了明天早晨，那紅脹的東西也就消失到不知哪兒去了。

母親的醫術，有這麼高明，我自然感到驚異，但我對母親慫恿我偷蔡老伯的韭菜來做藥的一舉，的確是諱莫如深的呀！我想：自己有的東西，爲什麼要冒險去偷呢？

翌日上午，蔡嫂發覺自己菜地上的韭菜失去了一棵的時候，咀裏禁不住喃喃地罵道：「那個貪心的鬼，到我菜地來拔去一棵韭菜呢？」

我聽得很清楚，我覺得她罵的就是我。母親見我駭怕蔡嫂會罵上家來，便笑笑對我說：「傻仔，我不是叫你去偷別人的東西，治漆的韭菜一定要偷的才好，要是蔡嫂知道你偷來治漆的，她是不會罵你的。」

母親的話我那時聽不懂，如果我那時知道迷信的道理，我是會在第二次生這種癢的時候，給母親灌輸一點理性的知識的。

從此以後，我特別喜歡韭菜，我覺得它彷彿是我的救命恩人，因此我會常常跑到菜地去看它，但它只是葉子細長，細長得那麼平凡，而平凡得不能使我孱幼的心靈，產生什麼特別的感想。

但當母親吟唱起：「蓮塘背，種韭菜，韭菜花，結親家……」這歌來的時候，我也跟着她吟唱起來了。可是使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一直都沒有見到過韭菜開花。

「韭菜到底會不會開花呢？」我懷疑着，所以我問母親。

「韭菜是會開花的，但要老的時候才開花呢，韭菜老了，它的葉尾會焦黃，所以當它還未焦黃的時候，我們就把它割去賣了

，又怎會見到韭菜開花呢？」

聽了母親這段話，我以為永遠也見不到韭菜開花了，但有一天，我偶然抬頭看過蔡老伯那畦被我偷過的韭菜時，蔡老伯的韭菜竟然開了花，但我沒有跑過去，我只是隔了一個籬笆看。記得只有三幾朵罷了，是一條細長的莖，開着一朵很小的白花，它並不美麗，但却是多麼難看到它啊！

母親後來對我說，是因為蔡老伯夫婦為兒子成婚忙，沒有工夫割韭菜，便讓韭菜開了花。於是當母親唱起：

.....

蓮塘背，

種韭菜，

韭菜花，

結親家。

.....

這首歌謠來的時候，我覺得它倒是很有趣的。

時代常常在變遷，我們一個時期逼得放棄了耕種和飼豬，但十年後的今天，我爸爸因年紀高，眼力差，割樹膠已經割不來了，可是家庭環境一直都還是沒有好轉，不做工實在是不行的，聽說某處有一間小屋出賣，同時還有些地方可以耕種，便用六百塊錢買了那間小屋。如今我看着門外那畦葉子細長的韭菜，瞻前顧後，倒覺得韭菜是象徵着一個苦命的人。韭菜長了後，就被人割去賣，長了又割，割了又長，永遠給人做菜，做藥，做香料，但却沒有機會開出一朵細小的花來；正好像一個苦命的人，在受盡了人世的滄桑後，仍然沒有出頭的日子一樣。.....

野 狗 篇

假如是有水的地方才有魚，那我要說有人的地方才有狗。狗和人並列在一起，原是不太名譽的事，但人狗之間却是有着一份感情的，可不是嗎？就只是那麼一碗殘羹剩飯，和一塊肉骨頭的施捨，便使狗兒們心樂得搖頭擺尾了。

但一切都是那麼的不平等，就連狗兒們也有着不幸的一羣，那些頸子上缺少了一個牌子或一條鎖鍊的狗兒們，不單得不着一碗殘羹剩飯，且連一塊肉骨頭也嗅不着的時候，它們就只好過家過舍的去揀拾剩餘了。

這一座綠色的山崗，自從有了兩間大餐廳之後，一羣頸子上沒有牌子或是鎖鍊的狗兒們，便讓天生的一個靈敏的嗅覺，指引到這座山崗上來搵食了。

當我首次提了皮篋來到這個綠色的山崗，又踏過一條長廊的時候，旁邊便走來了一條黃色的狗，牠用那天生的靈敏的鼻子，嗅一嗅我的破皮篋，這倒嚇了我一跳，我想牠竟有這麼大的胆子呀，我本想揚腳給牠一踢的，但看到牠頸子上似乎缺少了一些東西，便知道牠是一條自由的狗，說自由是太好聽了，其實那時我只把牠當作野狗看待，野狗雖然是多少會有點野性，但狗畢竟是狗，我是深諳狗的脾性的，所以我只用嘴「撮撮」兩下，牠便用善意的眼光，搖着條尾，向我認主來了。但我却無情的撇下了牠，想不到剛走了一段路，在綠色的相思樹叢下，便有好幾條野狗正在展開劇烈的內戰，牠們究竟在為討得一個異性的歡心而戰呢

？抑或是在爲一塊被拋棄了的麵包而戰呢？我不很清楚。

當晚，我在給剛告別的遠方的朋友寫報告信的時候，我記得信裏有兩句這樣的話：

假如說相思樹在這座山崗上是一多的話，那末野狗是二多了

×

×

×

我是個習慣于遲睡的人，不管是住在家裏或外邊都一樣。來到了這個山光樹色的山崗上，我更惜取深夜的每一分鐘的寧靜，來寫下一頁平凡的日記，或給遠方的摯友以一個深厚的寄懷。

可是那可惱可恨的，頸子上缺少了一條鎖鍊的野狗，在靜極的夜里，却不時發着幾聲淒厲的吠叫，令我心緒不寧，白紙上竟寫不下一個字；清晨開門出去散步的時候，看見門前的走廊上竟有一堆污黑的東西，一股叫人嘔吐之惡臭，藉着晨風的飄送，胸腔裏彷彿增加了數倍的碳酸氣似的，我急得喊起了同房，我的同房走去門前看了看，然後帶着幾分氣憤地說：「媽的，狗糞！」

那些野狗幹的好事可不只一次，不包括其他同學房門前的被撒污，就我的房門前便有三次之多了，因此我和我的同房便做了三次打掃狗糞的工作，胸腔裏有無限的憤恨，是不用再說了。我們都恨得要把每條野狗幹掉。

有一位同學向我建議，他說只要買一角幾分錢的藥，就不怕它不完蛋了，但我覺得這同學的建議是行不通的，如果早晨一開門就是一條僵硬的東西躺在那裏，那收拾的工作可就不容易做啦。我想用木棍重重地給牠們一頓教訓，但總沒有機會，因為牠們

總是在關熄了燈火之後才來搗蛋的。

一天，我走過通往餐廳的走廊，看到了幾條出世沒多久的小野狗，心裏真想馬上就結束那些小生命的，只是心腸太軟弱了些，我想：這些小生命是無辜的啊！

沒有辦法，但我却因而時常憶起那個吃狗肉當飯飽的煙屎伯來：如果煙屎伯在這兒的話，我心頭的可惱可恨，便可以解除了吧。

×

×

×

頸子上沒有牌子或鎖鍊的狗兒們，也許是死日有期了，在上個月裏的一個上午，這綠色的山崗上突然來了一隊人，他們個個都帶有一桿槍，看他們的神情，就知道是打野狗的人了。

野狗們被攜槍的趕得滿山走，牠們垂下尾巴慌忙的奔跳，牠們被逼到無人的地方時，跟着「碰的」一槍响，狗命便告結束了。牠們的屍體，被埋在那山崗上，也樂得其所了罷。

是夜，山崗靜寂，狗吠聲沒有了。我在燈下心緒安寧地給遠方的朋友寫着信，信中有這麼幾句話：「……家狗變成了野狗，現在躺在土坑裏的可是真正自由的狗了，阿門！」

我現在想：人與狗之間縱使有着一份感情，但這一份感情却是虛假的，牠是由人編造的，也由人的手來把牠揉碎！

膠 林 筆 記

序 曲

在祖國馬來亞的土地上，到處都可以看見暗綠的膠林，膠林好像暗綠的海洋，一樣的廣濶無邊，一樣的恬靜柔順，也一樣的汹涌澎湃……………。

海洋是打漁人的家鄉，膠林是割膠人的家園。他們冒着風吹雨打和日晒，他們流盡了血汗，可是爲了生活？

生活像個美好的仙女，生活也像個殘酷的劊子手。人人在讚頌，人人在詛咒，但不管是詛咒或讚頌，你我都不能沒有他。

我是個喝着乳白的膠液長大的孩子，我深懂膠林的恬靜柔順，也深懂膠林的汹涌澎湃，膠林的生活呵，便是一首血汗和淚珠凝成的詩篇。

慚愧我不是一個詩人，我不能爲膠樹的落葉，膠樹的開花結籽，以及風風雨雨的吹打和日晒，揮寫下一首撼人肺腑的詩歌。

但我却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被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感動了。我曾不只一次地離開了膠林，而今我又重投她的懷抱。生活在膠林裏，我胸懷裏有太多的感觸，新和舊的感情也隨着暗綠的膠林如海洋般澎湃着，洶湧着……………

生活既是一首可以詛咒，也可以讚頌的詩章，就讓我提起這根拙笨的筆，記下我對這暗綠的膠林所感受的萬一吧，因爲我知道這是一首寫不完的詩，也是一支唱不完的歌啊！

踏過膠林的小路

昨夜和雲南園揮別，我將回到我的故鄉去，我的故鄉是膠林，是一片廣濶無際的膠林。

我說過我在椰林裏出生，在膠林裏長大。椰林裏的羊腸小徑我熟悉，但我更熟悉膠林的小路。

假如說馬路是城市的交通，小路便是膠林的交通。馬路有流水似的車輛在不息地奔跑，聲勢洶洶；小路却只有人的脚印和自行車的輪跡，一片靜寂。

小路可以通往每一個行頭，也可以去到每一條山溪，小時我愛幫母親拾膠絲，也愛到每條山溪裏去摸魚，天熱時，我便赤裸着身子，在那冰冷的溪裏洗個澡。

今晨我又踏過陽光照朗的小路，迎面是一排排直立的橡樹像士兵，膠林呵，我却不是檢閱士兵者，瞧我手提的是一個簡單的行囊，我是個在妳懷裏長大而負笈他鄉的孩子呢。

腳踏着膠林的小路，我望不見藍天和白雲，但我的心胸是朗躍的，無比的愉快，我的眼睛看前方，我的嘴兒裏吹着支輕快的曲子。

踏着膠林的小路，我經過一個又一個行頭，我見到了我熟悉的朋友，朋友中有我小時的同伴。——

走過斜坡的行頭，我一眼看見阿結正割着一棵樹，阿結是我鄰居黃大伯的兒子。這傢伙聽覺很靈敏，我在他的背后還有十多碼，他就回過頭來和我看個正着。

阿結，你好！

阿華，你好！

放假了嗎？

放假了。

功課很多吧？你看來又瘦了。

還不算多。

你近來怎樣？

我還是一樣，會做會吃，沒有病痛呵！

阿結還是一樣爽直，說話時愛舉起一隻手做動作，我怕妨礙他割樹，便不跟他多說了。

下午到我家來坐啊！

我走下斜坡去的時候，阿結忽然高聲說，我回過頭應了他一聲「好」。

剛下了斜坡又向前行，我抬頭看見了阿珠，阿珠是蔡嫂的女兒，聽說他跟阿結在今年五月時訂了婚。她頭裹着條紅布巾，腳穿一雙白布鞋，看她的模樣並不粗壯，聽說她一個肩膀能挑起一百多斤。我還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們三個同到一條山溪去摸魚，不知爲了什麼我和阿結正在溪裏摔跤，阿珠見我佔了上風，便走過來幫阿結，我反而被他壓在下面喝溪水。我生氣了，便不跟他們來往，在背后我說她是阿結的老婆。

但歲月把我稚幼的心靈磨鍊得晶亮了，小時的得失早已不復記取了，現在忽然想起來，還覺得有點趣味罷了。

男女間畢竟還有些拘束，我和阿珠談了幾句便覺到一時也沒

什麼可談的了。但她和阿結一樣叫着我的乳名。割膠人是不大理會稱呼這一套的，我有很久不聽見別人叫我的乳名了，聽起來感到多麼的親切呵！

我仍踏着膠林的小路，嘴兒裏吹着一支輕快的曲子，我心裏有無比的愉悅，瞧！前面便是我的家了。……

重披膠漆的服裝

當晨霧瀰漫着膠林，膠林就像雲海裏的一幅畫，它看來是多麼的飄渺，多麼的幽幻無邊呵！但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却似乎沒有太多幻想的腦神，在他們的腦海裏不會湧現這樣一幅飄渺幽幻的畫面，也許他們會感到廣闊的膠林，就像一個廣袤的放牧場，他們自己是牧場裏的羊和牛，生活便是驅策他們的鞭子呵！冒着風雨吹打和日晒，至多是能夠溫飽。

生活有多麼美好，生活又是殘酷的惡魔。

朋友，當你看見天邊微曙的天色，知道黎明將要到來的時刻，割膠的人們，就浩浩蕩蕩地，騎腳車的騎腳車，搭囉哩的搭囉哩（園口的車），在夜色朦朧的膠林中趕路了。夜色雖朦朧，膠林雖廣闊，但他們卻不會在小路中迷失。

朋友，當你見了在夜色朦朧的廣闊無邊的膠林中，那一盞盞昏黃的車燈，照亮了膠林的小路的浩浩蕩蕩的行列，你能禁得住為他們歌頌生活的豪壯，生活的美好麼？但假如你知道他們為了生活，有的竟帶着疾病和冒着生命的危險，仍在蟲豸歡唱的膠林裏流着汗，淌着血的事實，你又能禁得住為他們詛咒生活的悲慘

，生活是殘酷的現實麼？

但朋友，此刻我已卸下潔白的衣裳，重又披上膠漆的服裝。在一個黎明將臨的時刻，我跟着大夥兒在夜色迷朦的膠林小路中，像匹脫韁的野馬般地不息衝闖了。

我不動膠刀已有好多日子了，但我却沒有忘記怎樣使用它，它和我及我的家庭的關係太密切了，我又那裏能夠把它忘掉呢？

一個膠林的同伴這樣對我說：

「你還割得很快哩，你的皮膚那麼蒼白，就不大像割膠人啦！」

然而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坐在有風扇的課堂裏聽書，跟彎着身子在蚊蟲吸血的膠林裏受寒受熱的工作，簡直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呵！

朋友，一切的工作在開始時，都會感到不自然的，但日子久了也就成了習慣了。

生活有多麼美好，生活又是殘酷的現實，人人在愛它，人人也在厭棄它，而我也在愛恨中去擁抱它。

此刻我又記起了普希庚的詩句：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憂鬱，也不要憤慨！

不順心的時候暫且容忍：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就會到來。

一個秤膠房

正像山溪的水流向河裏，又注入大海，膠液流入膠杯，割膠人收在桶裏，挑載回秤膠房，秤了又倒入那個囉哩車上的大「登基」（註）裏。

朋友，假如你還沒有見過秤膠房，我願爲你給它一個素描：是以亞答或白鋅蓋的頂，看來很像一間簡陋的房屋，但四圍却敞開着，空空蕩蕩的，旁邊有一張小桌，是記膠水的書記用的，樑上垂下了幾隻鐵勾子，這是幫助秤膠的，此外，似乎什麼也沒有了。

這個秤膠房，無論在白晝或夜晚，都承受着風吹雨打和日晒，孤零零地，看來着實有點可憐的樣子。

但她也有熱鬧的時刻，當割膠人把膠液挑載回來的時候，這時，記數的財庫來了，秤膠的管工也來了，你偶而抬頭望望天，太陽正照在頭頂上呢。

於是，膠桶相碰的聲音，和各種說話的聲音混和着，形成一股有力的音浪，在膠林的一角播散着，播散……

朋友，倘若你是個新聞記者，你忠實的記下他們之間的說話，那說話便是他們的新聞了。

當一個同伴在膠林裏割膠時從膠梯上摔下來，給自己的膠刀刺傷了，他們便談論着；當一個同伴的孩子倒在家裏，便不能到膠林裏去割膠，他們也談論着；但如果他們的工作不如意時，他們便對生活發着怨言，他們有說不完的心裏話，可不知要向誰訴

說？

朋友，假如你有耐心聽下去，你的心願會顫動，你的血液會沸騰。

片刻的鬧熱過去了。當割膠人一個個挑載着空桶回家去時。於是，秤膠房又孤寂地，承受着風吹雨打和日晒……………

秤膠房呵，妳可是也有滿懷的心緒要向人訴說？

註：「登基」即盛膠液的巨型器具。

愁 雨

沒有奢侈，沒有過高的希望，割膠人的生活只求溫飽。但這一只求也不能順利獲致，正如常掛在這裏人的嘴邊的兩句話：「人無千日好，花沒百日紅。」一旦有了病痛，他們便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了。

一年裏有幾個月是落雨的季節，就叫割膠人有更多的愁煩與苦痛。

割膠人經得起風吹和日晒，但卻受不了雨水帶來的愁苦。

如昨夜下了一場豪雨，天明時雨便停息了，這可就要出晏門啦，「出晏門，無奈何」這是割膠人常發的怨言，他們為什麼要發這怨言？是因為出晏時樹身還有些潤濕，割起樹來常常會走膠（註），把樹皮刮了又刮，還不能把膠液引流到杯裏，因而阻慢了工作之速度。當自己的工作有了阻礙，誰也會說怨言的，這是人類一般的心理呵，假如不是生活的鞭子在無情地鞭策，割膠人又怎會願意出晏門呢？

出晏門的麻煩不見得什麼，但如果天空來了陣防不勝防的驟雨，割膠人一天的心血也就難免付諸流水了。赤道上祖國的天氣，就是那麼地叫人不可預測，清晨太陽還露着笑臉，可是到了中午太陽便隱匿在層層的烏雲中，接着雷叱風行，電光自昏暗的膠林中掠過，雨呵便從膠林的頭上傾盆而注了，割膠的雖急忙的來把膠液收，心頭裏如小鹿般衝撞，但已來不及了，只在數分鐘內，乳白的膠液已變成一杯杯的清水了。

此刻仍是落雨的季節。

看遠山淒淒迷迷，膠林也是迷糊的一片。太陽隱身在灰暗的雲天裏，似乎還不願露面。

樹葉的水還未乾，簷前的雨滴也還沒有停，老天又像個賴尿的孩子，還來不及把褲囊掀開，尿水便漏了下來了。

夜裏躺在床上，割膠人聽到沙沙呼呼的風雨聲，腦海裏像有無數煩惱的精靈湧現，輾轉難眠；白天在屋裏閑得發慌，一雙枯渴的眼向黑沉沉的天望去，希望又遺落在心田裏。

割膠人三天不能出門了，膠刀快生鏽了，膠桶也倒仆在屋簷下，看來米缸也要空了吧？

朋友，他們什麼時候才能拾回那顆遺落在心田裏的希望呢？

註：「走膠」是割膠人用的一個名詞，意思是膠液打潤濕處滑下，沒有流到杯子裏。

落 葉 膠 林

膠樹會開花結籽，膠樹也有落葉的時節。

朋友，假若你曾在膠林裏生活過一段時日，你一定知道膠樹什麼時候會開花，什麼時候會結籽，一個膠林落葉的景象，也將會深烙在你的記憶裏——

二月裏，膠林開始披上了黃裝。

三月裏，膠林換了黃裏透紅的衣裳。

這時節，高遠的藍空飄逸着白雲，白雲的下面是一片廣袤的膠林，陽光是黃橙橙的，膠林是黃裏透紅的。

接着是一陣陣早爽的風在吹刮，黃裏透紅的一片片被吹落了，便自由地飄落到根上，飄落到小路中，也飄落在山溪裏。……

當那黃裏透紅的一片片飄落將盡的時刻，膠林竟像個屍骸遍野的火戰場，只剩下了光禿禿的枝幹，但仍傲立着直刺向深遠底藍空。

這景象是多麼的蕭殺呵，又是那麼的教人深省和難忘！

可是當這景象映入割膠人的眼裏，割膠人又在對生活發着怨言了。

是一陣陣早爽的風盜走了乳白的膠液，讓一杯滿滿的膠液變成半杯，半杯的變成幾滴凝結在杯底裏。

是炙熱的驕陽把樹皮晒乾了，使膠刀落在樹皮上，如同割鐵那般的堅硬。

然而，然而呵，膠樹落葉膠液少，這是自然的道理，這是無可違抗的時節，那位天神能教太陽不從東邊上昇？那個強者能教膠樹不落葉？

生活怎能怨自然？生活那能怨自己？假如生活有保障，那個

願意怨自己？那個願意怨自然？

膠樹要萌芽，膠樹要開花結籽——

四月裏，膠樹在萌芽，

五月裏，膠樹在開花……

朋友，當你在南國六月的道上馳騁着，那道旁的膠樹又是滿眼新綠，你會否冥想，冥想着一個落葉的膠林？

糧 期

如果在本月中旬十七八號借糧，便會在翌月上旬五六號出糧，這是園坵一般的糧期。

當借糧或出糧將到的日子裏，割膠人碰面的時候，便會關心地互相問着：「糧期又到啦，本月的工錢平均有多少元？」

不管這個月的工錢比上月高或低，都一樣是他們的血汗錢，他們拈着它，臉上會有一絲歡笑，但縱使有一絲的歡笑也是短暫的，正如雨季時灰暗的雲天，剛露出一線陽光，也為隨後的雲層掩沒了。

假如沒有病痛，一個月做三十工，借糧時把三分二的錢支了伙食店，出糧時才把賬還清。這樣，手裏剩下的至多也不過是二、三十元，難怪他們會說：「做一日喫一日，這手拿來另一手交呵！」

割膠人能夠溫飽，已經是上帝開恩了。昨天才出了糧的江嫂，在今晨却哭了一場才出門去割膠呢。

事情是這樣的：在上個月丈夫病倒了，但她丈夫患的是腳氣

病，醫了一百幾十塊錢，脚疾雖然稍有起色，但手頭的一點積蓄也用完了。這種脚疾患上了一時却不容易好，江嫂怕丈夫的脚廢了。以后的日子可不知怎麼過，便把支伙食的錢暫時拿來當治脚的藥費，每月照例要給那才七歲的文仔的三塊錢，也省下來了。

但孩子不同於大人，一顆是赤純的心；一顆是世俗的心；一個希望在世俗的心田裏失落了，不覺得甚麼；但一個希望在赤純的心田裏失落了，嚴重的情況正有如失去一個心愛的寶物呵！

媽媽出了糧，孩子得不到三塊錢，孩子賭氣了。

今晨媽媽叫孩子去拾膠絲，孩子不願意，媽媽生氣地體罰了孩子，孩子痛得嗚嗚大哭了。

但媽媽思索又思索，覺得別人的孩子都上學去了，自己的孩子還要去拾膠絲，怪來怪去還是怪自己沒有本事，越想下去就越傷心，媽媽也哭了。

朋友，這樣的事情僅是極平常的一次。

糧期到了，手裏拮着血汗錢，臉上自然會流露着一絲歡笑，但這一絲歡笑是短暫的，正如雨季時的雲天，剛露出了一絲絲陽光，也為隨後的雲層掩沒了。……

歌 聲

有人說：大自然是一篇動人的樂章。

你是否曾聽過膠林蟲豸的吟唱，蝦蟆的哀鳴；鳥獸的啼叫，風雨的呼號？還有花樹草兒在冷風苦雨中的搖曳……一切有聲與無聲的音樂和語言，將匯合成一首雄渾而有旋律的天籟，在沉寂

的世界裏，它是一首向人間傾訴心曲的偉大的抒情詩。

而今，蟲豸仍在吟唱，蝦蟆仍在哀鳴；鳥獸仍在啼叫，風雨仍在呼號，花樹草兒也仍在冷風苦雨中搖曳……

是的，大自然是一篇動人的樂章，也是一首偉大的抒情詩，它是永恆的，經久不渝的樂音。

然而，大自然畢竟不同於現實，割膠人的歌聲變了樣，內容與生活的豪情不符。

十多年前，你還可以聽到山歌在膠林裏對唱，可是現在却只聽到時代的流行曲在膠林裏迴蕩。

我知道母親擅唱山歌，當我尚年幼的時候，我幫她拾膠絲，那一首首簡易的山歌，好像就掛在她的嘴唇邊，她還對我講過對山歌的故事，她說對了三日三夜還不分輸贏。

如今她確實白髮蒼蒼了，縐紋也爬滿了她的慈靨的臉龐，那天我心懷裏一時似有許多的感觸，便禁不住的問她道：

「媽，我可記不起有多少日子不聽你唱山歌了，你知道爲什麼現在的膠林裏聽不到有人愛唱山歌呢？」

「哦，很久了吧，」她沉思着說，「我年紀老了，還有什麼心情唱山歌呢？現在你們年青人也不興山歌了，我聽到你們開口閉口都唱：「愛臘油」I Love You，唱的什麼鬼馬，我老人家那裏會聽？」

「媽，我願意聽你唱山歌，你能再唱一兩支給我聽嗎？」

她的臉上流露着一絲笑容，她點頭了，於是便真的一唱一和地自己唱起來：

高高山坡種樹膠，
樹膠開花白搖搖，
敢好蠟燭沒燈籠，
敢好阿妹沒老公。

× × ×

高高山坡種樹膠，
樹膠開花白搖搖，
敢好絲線沒車針，
敢好阿哥沒老婆。

她唱着，她和着，我却靜靜地聽着。

她的臉也漲紅了，她的歌聲雖單薄，却在膠林的一角迴蕩着，我感到她的心在激越，她的血液在奔流，她可真的年輕多了。

高高……

樹膠……

……

她仍在唱着和着，突然一陣狂風刮過，膠林裏的乾枝斷了幾枝，我抬頭望着膠林空隙的一角，烏雲正簇擁着，膠林也忽然陰暗下來，我下意識的對母親說：

「媽，看來又要下雨了，趕緊收膠吧！」

他 倒 下 了

在這裏，他沒有妻子兒女，他的妻子兒女在北國，而妻子已
在北國病死了——三年前，他接獲這不幸的消息，便老淚縱橫了

然而，他自己又怎會想到死在這地方呢，我不知道他在那一年，那一月懷帶一個黃金般的美夢，讓南中國海的波濤載送到這裏，但我知道他沒有一時一刻不想回到妻子兒女的身旁去，希望能渡過一個愉快的晚年。就因為那個黃金的美夢還把他困羈着，他每次寄信都告訴妻子說過一兩年就回去。但歲月和現實都不能挽救他的生命了，讓他倒下了在這岑寂的膠林裏。他死了沒有人爲他哭泣，將來他那個黃土一坯的墳墓，不會有人打掃，我想也沒有人會送上一束素白的鮮花。

他平生做過什麼大事，我當然無從知道，但我知道他是個直腸直肚的漢子，他的生活過得極勤儉，我開始認識他的時候，他的頭髮已經斑白了。

那是好多年前的一個下午，他手裏拿着一封信，還有一張信紙，到我家來請我寫信，我便知道他是有妻子兒女的。我把他在北國××大學唸農科的一個兒子的信看了，便把信中的大意告訴他，記得那封信是說他兒子在××大學唸書的生活近況，功課相當繁重，此外在鄉下蟄居的結髮老婆，希望他回去，兒子還要他寄回一個手錶呢。

我當時便照他的意思給他的兒子寫了一封信，信裏有兩點是最重要的：一是匯上叻幣四十元，二是手錶下個月才買。

翌日下午，這老漢工作回來不多久就又到我家來了。那時恰逢假期，白天到膠林去割膠，下午和晚間都留在家裏靜靜地讀書寫字。那天我也沒有出門去。這次他給我買來一些香蕉，我開始

不敢接受。他却苦口婆心的說，在外頭叫人寫封信要多少錢，現在叫我寫信既方便又不使錢，假如我不接受這點好意，他以後也不想再麻煩我了，我自己雖硬着性子，認為能夠給人一點幫忙是應該的，但也無奈於他的一片誠意，只好受用了罷。

這天的信是寫給他的結髮妻子的，他把許多安慰的話都從梗直的喉頭裏吐出了，然而最重要的一句是：過一兩年才回去吧！

一些鄰居好心地問他為什麼不回妻兒那裏去，他總是有點無可奈何地笑着說他再等一兩年才回去。

以後我也記不得替他寫過多少信，他依然按月寄錢給妻子兒女來信說最好早些回去，他也依然是寄回「過一兩年」這句安慰她的話。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好笑了，我想這老漢似乎有點「慧」性，自己已經這般年紀了，還有什麼可等呢？難道他沒想到自己老了嗎？

然而，他的老婆已不能等他回去了，在一個下午接到了兒子的來信，說母親已經去世了，他這老漢可不知痛哭流涕了多少日子呢？他過了些時，才到我家來要我寫信給在鄉下的兒子，那封信是一大堆譴責自己的話，他對兒子說他在這孤島會給北國的老婆奠祭，希望她能原諒他！

時光永遠像流水般流逝，第二年我中學畢業了，隨即到K城去工作，我回家來探望父母時，知道這老漢已經不在人間了。

他是在割膠的時候跌傷的，回到自己的房裏，病了幾天，便在那張木床上斷了氣了。

他死後，好心的鄰居捐了些賻金，連同他一個月的工錢算在

內，簡單地料理了他的後事。

這是條死在黃金夢裏的漢子，但他的兒子却在北國生活着。

而我在祖國的膠林裏，却這樣默默地，記憶着這條死去的老漢。

膠林產子的母親

有很多的女人，有很多次的分娩，但能夠免於分娩的痛苦，却是很少很少。這裏我要對你說的一個故事：一個割膠的中年婦女，與其說不知性命的危險，不如說爲了生活鞭子的驅策，使她自己願意少領一個月的生產金（在產前一個月休息，產后可以領二個月的生產金，但如果一直做到孩子生下的前一天，便只能領一個月的生產金，一個月的生產金是六十元。），一直到孩子分娩那天還工作，孩子臨盆的時候，她一點也不驚慌，她只忍着一陣劇痛，不到五分鐘，一個浴着血的嬰孩便誕生了，她把嬰孩抱在懷裏，后來叫一個熟悉的膠工，把她用腳踏車載回去，才休息了兩天，就又到膠林去割膠了。

朋友，我毫無意思把這故事的內容，用浮虛的語言來向你誇飾，如其能夠，我還要用虔誠的話語來訴說這女人的不幸——

她的名字是不被重視的，因此我不願對你說出，聽說她出世后不久，母親便死了，她沒有兄弟姐妹，撫養她的是一個抽大烟的父親。

一個正牌的幸福人，該是被良好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薰陶着，而成人后社會也沒有虧待他（她）。但她却不懂得家庭是

什麼，學校是什麼，她在很小的時候就給父親洗衣煮飯了，而且還要挨着父親的打罵。到她長大了的時候，却更莫名其妙地跟一個比她年紀大二十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現在她已經是個五個孩子的母親了，而那個男人也在不久前死去了；有人向她問起她跟這男人的事，她便会滔滔不絕的說，是她的父親不好，愛抽大烟，欠了人家的錢，便把女兒作抵押，然而她的父親也先她的男人而去了。她的幸福是什麼，幸福在哪裏？

她就像這暗綠的膠林一樣，天昏地黑，雷叱風行的時候，承受着風雨的襲擊；當天空如海洋般的蔚藍，白雲像浪花似的飄蕩的時候，又要承受着炎陽的炙晒呵！

但更令人痛心的是她還有許多有意無意地卑視她的人，當她男人在世時，有人當面說她不名譽的話，她曾和一個謾謗她的男人，打過一次架；她在膠林產子時，也被一些人當作笑料般談論，朋友，人類的同情心被誰盜走了？還有，人類的仁愛呢？

然而，她沒有放棄生存的權利，似乎也沒有人能夠使她放棄這權利，她是粗獷的，跟男人一樣的粗獷，而她的生命更頑強，頑強得像一株小路旁的牛蒡草啊！

愛 情 的 悲 劇

熱帶的果物很快就成熟。榴槤、山竹、紅毛丹，從開花到成熟的時間，才不過三兩個月。但在綠葉繁花中，那些經不住狂暴的風雨襲擊，以及蜂蟲侵害的花蕾，便要紛紛地凋落、憔悴、枯萎……

昨夜風雨又呼呼沙沙地响着，今晨出門看看花樹是否還潤濕，却望見門前那棵迎風接雨的番石榴，一樹淡白細小的花瓣，已吹落了一大半，旁邊那株夾竹桃却弄得紅一半，白也一半。……

愛情也如熱帶的果物。

在這謐靜的膠林裏，孩子們很早就讓風吹雨洒和日晒，膠樹經過多次的落葉，開花和結籽，孩子們也跟着長大起來了。一個年齡才三四歲的孩子，已長得像個青年，其實這孩子早就在膠林裏，像父母那樣割着一個自己的行頭啦。

沒有愛情就沒有詩篇。詩人歌德，曾說過青年男女善於懷春和鍾情的名句，許多文人與詩人遂用愛情的故事編織成震鐸古今的巨著，但愛情却是一支永遠新鮮，永遠年青的歌曲，它像海常藍，山常青。但它也是一支唱不完的歌，一首寫不盡的詩呵！

割膠的青年男女，有很多在工作中，讓愛情的花朵開放，並結出豐美的果實。但也有無知或操之過急的，遂教愛情的花朵早謝了。

在這裏，有一個十四歲的印籍女孩子，在工作中戀上了一個割膠的男子，被父親發覺後，受不了一番訓斥，便羞憤而死了。

聽說這女孩子的父親，是個愛喝椰花酒的中年漢子，只因喝得酩酊大醉，把女孩子詛罵了一頓，到發現自己的女兒喝下「蚊油」死在膠林裏的時候，他老也拊胸嚎哭，而後悔莫及了。

這個愛情的悲劇誕生了，它曾刺激過一些昏沈的腦袋，但這個悲劇難免會再誕生的。

我寄望年青的：你們的生理也許成熟了，但思想還未成熟呢，父母的訓斥，不是愛情的絕望，如果要愛情開花結果，就得堅忍地等待！

寄望父母的：你們是一家之長，應該知道子女的性格，授給子女金言玉語時，應該把笑容掛在自己的臉上啊！

愛情的花朵處處在盛放，紅的、白的、黃的……誰願意見到一朵花瓣的凋落，憔悴和枯萎呢？

六三年。

流浪的一羣

車廂印象小記

在星月相互映照下的山城火車站，假如不是搭客們和一些送別的人在銀白色的月台上湧現着，絮語着，那將會有多麼的恬靜，多麼的柔美呵！

儘管月色有多麼的幽美，搭客們都在匆忙中搬動行李；又在匆忙中與親友告別，他們是不能感受到那靜的美的情韻的了。

當一個振聾發聵的响聲蓋過了一切原有的聲浪，搭客們都像就刑的囚犯般，一個個相續的踏入了刑場——車廂。

時間大約過了一分鐘，搭客們都一個一個進入了車廂。我才提着那個簡單的行囊，和幾個一見如故的青年朋友握別。

「火車要開了，再會吧！」

「再會！」

火車也沒法多眷戀那星月下的車站，只好鼓足勇氣發出一個氣壯如獅的長嘯，隆隆地拖動着沉重的身軀。

我脚跟一着力，便上了火車。心裏盤算着：找個靠窗的座位

「天吶，搭客怎麼這樣多呢？」我找來找去，還找不到一個座位，心裏不禁暗暗地叫苦。

我再走入第二個車廂，那裏的情形更加熱鬧了。比我先上車的都沒有位子坐，何況是我呢！

火車轟隆轟隆地踏着前進的步伐直馳而去。我站在擁擠的車廂裏，把眼睛向四周掃射，驀地我心頭有一種新奇的感覺在湧現，我彷彿覺得自己是處身在另一個陌生的國度裏了。

這一個座位裏的搭客，是頭裹布巾，身著長衫的漢子；那一個座位裏的搭客，又是頭蒙紗巾，身穿長衫的婦女，呵，他們不是巴基斯坦人麼？他們又怎麼會聚集在一個車廂裏呢？

「朋友，我這裏已經坐了三個人了，你站着很累吧？」

是身邊的一個身著長衫，頭裹布巾的中年漢子，他見我莫名其妙地瞧了他一眼，以為我是倦得要找位子坐了，便這樣無可奈何的對我說。他說的是不怎樣流利的國語。

「不要緊的，我站着好了。」我說。

「朋友，你到哪裏去？」

「我回吉隆坡。」

這時坐在另一張座位的他的同族，用一雙圓大的眼睛瞧了瞧我，又回過頭去了。

「朋友，你從什麼地方來？」我問那個和我交談的漢子。

「哦，」他說：「我是來自印度的，今天才上岸哪。」

「有多少人呢？」

「五百多人。」

「你們在馬來亞大都做什麼工呢？」

「賣布疋啦，玩具啦，走江湖啦………」

這時有一位肥胖的華族婦女，正和另一個身穿長衫，頭蒙紗巾的高大婦女在爭吵着，我和那漢子的談話也中斷了。

「我坐都沒得坐，你的女兒却一個人睡一個位，怎麼可以？
」

那個肥胖的華族婦女理直氣壯地說。

「我求求你好心點吧，我的女兒是病着的。」

這高大的外族婦女，滿臉愁容的，在哀懇着。

然而，那個肥胖的婦女始終都不肯讓步，也許站着對她那樣臃腫肥胖的人，是不適宜的吧，不然，她怎會這般固執的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沒有第三者出來調解，事情將會演變得更惡劣，然而，一切都很容易的解決了，一個坐在那位固執的肥胖婦人的身旁的座位的華族少婦，兀地離開了她的座位，對那要位子坐的婦女說：「阿嬌，你坐吧！」

事情平息了，車廂裏的人都似乎感激那位見義勇為的少婦呢！

火車仍然轟隆轟隆地前進，我見不到天，也看不到地，已經到了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然而呵，在這車廂裏，我却認識了另一種人生。

我彷彿夢見到頭裹布巾，身著長衫的一羣；有的踏着自行車，車後是滿籃的玩具；有的背起一個裝好布疋的包袱；也有的提了一個小藥箱……冒着烈日和風雨，從一個鄉村到一個鄉村，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他們倦了，還要走路，飢渴了，也許還得忍受。

在過去，我曾聽一位朋友說：他們是來自遙遠的國家的流浪人，流浪在馬來亞的國土上，他們的生活很簡單，有了一點積蓄

，約隔兩三年，就回國去一次，大約一年半載，又告別妻兒和家園，渡過印度洋，到這半島上來謀生了。

然而呵，他們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土地，他們爲什麼要到這裏來找生活？這個問題，我很難回答，也許他們自己也不會清楚。

「太平，太平……」

一個印籍查票員，把我從深思中的夢境裏喚醒了，我發覺自己仍站立着，在車廂裏。……

六二年二月。



憂鬱的原野

我正出神地看着一冊舊畫報，展現在我眼內的是一幅遼闊無垠的原野，那成千上萬的人馬，在沙塵蔽日的原野上，奔騰着，嘶號着，嘶號着，奔騰着，我不知道他們可是爲了熱愛一塊土地的信心，抑或受了這個壯闊無際的原野魅力的感召？而我却漸漸地墮落在一個曾經被人們遺棄了的，在不久前又被熊熊的烈火，燬燒得滿身赤黑的原野的回憶的網裏。……

不是爲了要讚頌原野的風光，因爲原野的岑寂不能在我的心湖上漾起一絲輕鬆愉悅的感覺之微波；而岑寂的原野在我的心版上早已烙下了一道憂鬱的深痕。我就帶着這一份鬱悶的心情，踏上這曾經是我的家園的所在，而後來却成了鳥獸之鄉的原野……

我第一次回到這謐靜的原野上，是三年前的一個暑假裏。

我却記不清是爲了什麼，而來到這個灌木叢叢，野草萋萋的原野上的，或許是爲了重溫兒時的美夢吧，但確實又不是，在那個漫天風雨，天空飄揚着太陽旗幟的時代裏，我的童年就在死亡的邊緣上滑過，那有美夢可尋找呢？雖說，在風停雨晴以後，人們又生活在一個新時代裏，可是，正當稻浪伴着清風起舞，香蕉園和薯園像海洋，映着陽光泛起綠浪的時刻，一個可怕的黑影又從半天裏撒下了，在情勢所逼之下，人們吞着淚水離開這養育着他們的平原，我也不能例外，但我却不能在這塊多難的土地上，留下一個美麗的童年之夢。

憑着記憶所及，我找着了一條還沒有給野草樹木完全霸佔了的小徑，撥開了草木的障礙，我終於來到了一個半畝大的池塘，這不是我家的那個魚塘麼？然而它已經不是了，它儘讓荊棘野草蔓延着它的周圍，那瘀黑色的水裏，是否還能找着一兩尾鯉魚或鮑魚呢？也許只有幾隻草龜和水蛇在它的懷裏隱伏着，待盼我投下一塊硬土，讓這死寂的池塘，漾蕩起一陣漣漪，它們便蠕動着身軀，露出水面來尋找久待的食物吧？呵呵，那池邊的一座東倒西歪了的屋宇，不正是我的家麼？可是喇叭花、牽牛花，已經在它的頂上開放着一朵朵花兒，它的門楣也已經倒塌了，使我不能進入它裏面去。

當我抬起沈甸甸的腦袋的時候，看見面前站立着的是一個佝僂的老人，但他實在的年齡只有五十歲，此刻他手裏拿着一把「巴冷刀」，頭髮疏落斑白，樹皮似的面上佈滿了皺紋，我差不多已經不認得他了，他——就是給孩子們常常戲弄的阿河叔，因為他除了耕種之外，還趕了一隻豬公去賺錢，所以有些愛胡鬧的人，尤其是小孩們，都老少不分的管他叫「豬公佬」。

「你——是阿河叔麼？」我先開口問他。

「噫，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他感到很詫異，我知道他想回憶什麼的，却一時又回憶不起了。

「我是阿周的孩子呀！」我告訴他，「你每次趕豬公到我家來時，都用手撫摸着他的頭的那個阿華仔呀，你不記得了嗎？」

「呵呵，阿華仔麼？怎麼長得這樣快啦，」他睜大了凹進去的眼眶，看了看我，似乎有點懷疑地說「喲，我真老懵懂了，七

年啦，我阿花都生了兩個……」

「阿花姐出嫁了嗎？」我打斷他的話說。

「是呵，阿花嫁了四個年頭啦！」

這時我的腦海裏兀地出現了一個眉目清秀的鄉村姑娘，我便想起了那次有一個媒婆到阿河叔家去說親，但却給阿花滿口拒絕了，媒婆討了個沒趣，從此也就不敢登門造訪了。

站着談話覺得有點累，於是我對阿河叔說：「咱們到那樹蔭底下講談吧？」

他沒有拒絕，坐在樹蔭底下，他放下了那把巴冷刀。

我們互相交談着，但我却是聽的機會比說的多。

我聽了他對我訴說的話，才知道他在七年裏，過着的竟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生活啊！

到最後，阿河叔說：

「想不到五年後的一天，我這不中用的『老藤』，又會回到這塊地方來割葉呢？唉唉！」

我站了起來，覺得背脊有點兒酸痛，便緊捏着兩手，伸了個懶腰，看着西下的太陽，我似乎想到了什麼，然後對我面前的孤獨老人說：

「阿河叔，我們談了老半天，天都快黑啦，你的葉割夠了吧？」

「割夠了，你不用担心，現在我已經是個孤獨的人了，割少十斤八斤也差不了多少。」

我幫他把一捆紮好的豬肉葉，放上一輛老爺車的後架，他用

一條粗大的麻繩綁緊了，然後推動着車子，慢慢地，我們行到了一條通往橡園的黃土路上，我看着斜陽照在他那乾皺的臉面上，發着一絲紅光，彷彿展呈他前面的歲月，還有着一線希望。但我却意識到再過一個時刻，當那黃橙橙的夕陽光，隱退了最後一抹紅霞的時候，籠罩着這個死寂的原野的，將是一個豸蟲歡唱的暮色。……………

一年後，我聽得有人要把這個被遺棄了的原野，用來栽種橡樹，當我又來至這個廣袤的土地時，呈現在我眼內的，竟是一片大火燬燒後的赤黑的平原了。

啊啊！那綠色的矮林，殘敗的屋宇，而今哪里去了呢？還有那個孤獨的割葉老人，他恐怕永遠也不會上這兒來割葉了吧？五年後，這裡該是一片望不盡的橡林了。到那時，誰又會再記起一個憂鬱的原野呢？

六三年。

一支壯麗的歌

該多謝一位友人的幫忙，替我在近郊處找到了間不收租的尾房。原來這間尾房實在是個廚房來的，後來方把它改造成了房間，自然這間房子是這兩層樓中最劣的，然而，在我這個四處爲家的人，加以朋友的一番盛情，對它還會嫌棄麼？

在這個白晝也要開亮燈的小房間裏，我給沉悶和寂寞緊緊地包住了。白天我望不到藍天，夜里也見不到星星，因爲藍天已給烟火燻黑了的那塊鋅蓋遮住了。

然而，這房里並不寂靜。隔房那對年青夫婦是愛好歌唱的，他們差不多整日整夜開响着麗的呼聲。丈夫白天出外工作了，妻子把它開响了打發時間；傍晚他回來了，他和她都樂得把它開得更响了。那哀婉淒切的周璇和吳鶯鶯之歌，那恰恰碰碰的葛蘭之歌，還有那……都不絕地在我耳畔迴蕩。這就足夠使我厭煩了。

果真沒有甚麼鑽入我這個寂悶的心房了麼？有的，你聽那聲音又落到我的心田裏了。它多麼沉重，多麼深邃，而又多麼地有節奏，和有旋律。

「碰！嗚嗚……」就是這個沉重而深邃，有節奏和有旋律的响聲。

這個响聲在鬧市里居住的人該是很熟悉的，然而却不會對它感到親切和振奮。

在過去的日子中，我也常聽到這個聲音的，不過我從沒有像

現在這麼地對它感到親切和振奮呢？

「嗚嗚……碰！」它又在軋軋的機器響聲中越過白牆紅瓦，
降落在我的心田中。

此刻我完全領悟了。它不是一個響聲，它確實是一支歌。

這支歌是那麼簡單，但却是那麼沉重、深遠，有節奏和旋律

它的意義是多麼深重呵，它是力的集中，它是力的表現，還有……它是發自勞動兒女底深心的歌喲！

那一系列高聳雲霄的建築物，不就是這支歌的原動力的產品麼？

「碰！嗚嗚……」

你聽，它仍舊那麼沉重，那麼深邃，和有節奏和旋律。呵！
只有勞動兒女們才會唱這一支豪壯而美麗的歌。

六二年九月。

火

鑽木取火的燧人氏的傳說故事，對幼小的我一點也不懂。我爸爸在唐山時只唸了幾年私塾，他根本不懂得歷史；我媽媽出生在封建社會的家庭裏，連校門都沒有踏進過半步，就更不用說讀書了。他們只知道「山大王」，「人熊婆」的故事，因此，我無法得知火的故事，對於火我當然就一無所知了。

儘管我對火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但我是愛火的，尤其是燃燒着的火。

當我看到跳躍的紅紅的火焰，從鍋底下漫延過鍋面時，媽媽急得將乾柴從火爐裏抽出來，我便幸災樂禍地大嚷大叫：「鍋頭火笑，有朋友來聊（玩）……」其實，這話也是媽媽說的。

鍋頭火笑的時候，是不是有客人來訪，那可說不定了。但也有過一兩回吧，在我們吃着飯的當兒，客人真的到我們家來探訪呢。於是媽媽張開笑口對客人說：「怪不得鍋頭火會笑呢，果真是你們來了。」

爸爸是喜歡抽煙的，平日家裏總放着一兩包十兩庄的幼芝蘭；但媽媽却喜歡飲茶，那些木葉茶是她從膠林裏採回來，曬乾後裝放在一個罐子裏，要飲茶時，就抓了一小撮，放在茶壺裏，又用開了的沸水倒入壺裏，然後把蓋子蓋好。約莫十五分鐘久，就可以飲用了。（據她說，發熱氣的人飲了這種茶，是會沒事的。）

我也許是喜歡別人在我爸媽的跟前說我「好孩子」吧，客人

來了，我總愛好搶先給客人倒茶、敬烟。當我拿了紅烟要敬人客時，爸爸才把火柴拿給我，我彷彿獲得甚麼珍珠寶貝似的，用手將火柴盒的一端輕輕一推，暴露了一根根細小的火柴，我取了一根在手上，然後很熟練地在火柴盒的一邊，稍微用力一擦，跟着「車」的一聲，一點令人開心的火光，有如剛出窠的雛燕，要在空間躍躍欲試了。「小心啊，別燒了××叔叔的鬍子」，爸爸替我擔心，但我可從來也沒有失手過。

「你××可真有一手呵！」

當一個客人對着我爸講我劃火柴很有一手的時候，媽媽總愛在客人面前說出我的毛病。她說：「你還讚他來着，他見到火柴就玩的，勸不聽來打不聽，我見到他就傷心呢！」

但客人回答媽媽的却每一個都是說同樣的話：「××嫂嫂，小孩子懂得甚麼呢？小孩子哪個不喜歡玩的？」

因為我愛着跳躍着的紅紅的火燄，和圓圓的光暈，我對媽媽的勸告，當作耳邊風；她打我，我也認為忍受一下就算了。

爸媽沒奈我的何，只好把火柴，電筒之類的東西，高高地放在神龕之上，他們帶着鄭重的口氣對我說：「觸動神龕上的東西，神就會發怒，發起怒來可不是好玩的。」「神」是甚麼東西呢？我可不知道，但聽他們講來却是有聲有色的。

然而，當跳躍着的紅紅的火燄，圓圓的光暈，在我的腦海中晃漾時，我就甚麼也都忘掉了。爸媽是要工作的，他們出去工作後，我就樂得將廳上那條長板櫈，移到神龕跟前，要取的東西也就容易到手了。

有一回，我看到爸爸給汽燈上煤油（火水），不小心把煤油倒洒了一地，我對他說：「我到爐灶裏給你拿火灰來蓋好麼？」他樣子像做了虧心事似地，對我笑了笑，只說：「不用，不用！」他給汽燈裝好煤油之後，順手從桌上取了一張廢紙，用火柴點燃了，那跳躍着的火燄，一接觸到地上未乾的火水，只聽得「撲」的一聲，火燄的威勢增加了何止十倍，但一會兒工夫，火燄便縮小下來，跟着也就奄奄一息了。可是地上的火水連痕跡也找不到了。我站在旁邊看得簡直有點發呆了。但心裏在想着：「如果在火燄還未熄滅前，把火水加上去，火一定又燃燒起來了。」

想不到爸爸這回把煤油錯洒在地上，却教會了我玩火的另一種知識，在我當然是樂不可支的事，可是爸和媽就更加替我擔心和煩惱了。

接着我闖了幾次禍，有一次，差點沒把自己的屋子給燒掉了，累得爸媽爭吵起來。媽媽是個比較嚙嚙的女人，孩子做錯了事，就一定要埋怨爸爸的；但爸爸也不是個性軟的男人，乾柴烈火，很容易就爭吵起來了。

但我永遠也不會忘懷的，是在我九歲那年，那年我被爸媽送到村里的一個破陋的小學堂去讀書。那當子，那間學堂是用「亞答」和木板搭蓋起來的，它的位置雖是靠近一條很大的黃泥路（村里的交通要道），但它的周圍都給茅草包住了。校長先生認為應該把周圍的野草去掉，於是集合了二十多位小嘍囉，別看他們最大的也不過十二三歲，可是他們在五六歲時，就跟父母親到膠芭去幫手了。他們揮動起鐮刀來，帶着一份愛鬧的孩子心情，可

比大人們還要起勁得多呢！

用了兩個下午的時間，學堂周圍的茅草，都倒頭而睡了。又經過幾個白晝的風吹日晒後，倒頭而睡的茅草，竟像「飛蛇」（註一）被一個頑皮的孩子用「拉土的」（註二）擊中後，由青色轉變為黃褐色了。但不必高興，只要你用手撥開那覆壓着的茅草，你就會發覺茅草的葉子青油油地，長出吋多兩吋來了。

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位校長先生，為什麼不把茅草付之一炬呢？那時的我，滿以為用火一燒，茅草再頑強也會化為灰燼的，我便以為這位校長生得比我愚笨了。

呵呵，我滿以為自己的想法是夠聰明的，誰知我竟被這個可惡的「聰明」誤害了呢。但尋根究底還是我愛玩火的癖性所致。

是一個放學後的下午，但教師和學生們都還沒有完全離去。我背着書包，站在一堆枯黃的茅草前，打從褲袋里拿出了一盒火柴。

此時炎熱的驕陽，高高地發散着無比的熱能，把人們的腦門子炙晒得隱隱發痛，乾爽的風吹動湛藍的天空的白雲在優閑地遨遊——這旱爽的天氣正助長了烈火的燃燒。

晒乾的茅草經不起一根火柴的點燃，遂辟辟拍拍地燃燒起來了。火焰的威勢也越來越大了，似乎要把一切的東西都吞噬掉。

我站在熊熊的烈火的前面，心裏感到再痛快也沒有了。這時，忽然有一隻鐵手捏緊了我的手，我回頭一看，知道他正是我的老師，他臉上的笑容沒有了，但幸運得很，他來不及懲罰我，就趕着去救火了——他是駭怕整個學堂都被火燒燬了吧？

這火不僅嚇壞了那位校長和兩位教員，同時也驚動鄰近的村民，他們有的拿桶去取水，有的拿了三齒鋤企圖把未燃燒着的茅草撥在一旁，他們七手八腳地，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火的威勢給遏制了。

除了燒掉兩間廁所外，什麼也沒有損害到。可是我却難逃厄運，我被那位教員拉到校長的面前問話，但我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最糟糕的是我爸媽也被村鄰叫到學校里來了。每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預感到他們似乎要把我來生吞活剝了。

幸運啊！校長並沒有在衆人的面前鞭打我，他和我的爸和媽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決定要開除我，但爸媽都苦苦哀求着校長原諒我的九歲無知，有幾個好心的村鄰，也都來替我向校長求情，校長的心腸便軟下來了，結果是從輕發落，記了一個大過，也就了事。

校長原諒了我，但我爸和媽却把我拉回家去打了好幾頓，最糟的是連飯也不給我吃呢，我終於屈服了，我答應以後再也不玩火了。

我總算是個聽話的孩子吧，自從答應不玩火之後，真的久久也不玩火了。

但我始終都是愛火的，愛火的燃燒。

夜里，我愛追撲園林的飛螢，抑或仰首凝視天上閃爍着輝芒的星星，我更呆呆地伏在桌前，看着那煤油燈盞的圓暈。在光的前面，我內心的陰鬱消失了。我感到很溫煦，似乎只有這樣的時

刻，我才是快活的。但沒有人能了解我，我內心的奧祕是不會有人洞悉的。

在我受了別人的欺凌，別人的譏辱時，我真想又點燃起火把，把環顧我的一切都燒燬，但理智却把我從憤怒暴發的邊緣拉了回來——我感到痛苦，和孤獨。

十五歲那年，我倖倖進入了中學。在一個假期里，我參加了一個營火會。

我沒有忘記，那熊熊的烈焰，曾照亮了我陰晦的心房，也照亮了每個青年的心願，大家的心呵，就像烈火那般赤熱，和激動，也像烈火那般的熔化成了一團紅光。

如今，我年紀也大了，我更需要火來燃亮我仍是冷寂的心房。但我懂得火種的珍貴，即使是一根細小的火柴，我也要珍惜它！

（註一）是一種背上有刺的青色的蛇。

（註二）即弓彈。

六二年四月。

車過黃昏晏斗河

我搭上午後三時的巴士，來到晏斗河畔時，已是夕陽西沉，羣鳥歸巢的時分了。

此刻晏斗河靜悄悄地躺在前面，儘讓遠山緋紅如胭脂的夕陽光投向她底懷裏，閃閃發光。兩岸較遠的望不到邊際的橡林，也彷彿沉沉欲睡了，一切都顯得那麼的柔和謐靜呵！

且看河岸上不遠的地方，那嶙然伏着似巨人的是甚麼東西呢？哦，看清楚了，那是一座龐大的鐵船呀，別看輕它，它可要把深埋在地下的錫苗開採出來！

還有在蔓草滋生那沙地上斜卧着一個個黑似火炭的是甚麼呀？對了，那是一羣喫飽了野草，浴罷河水的大水牛喲！牠們優閒地躺臥着，好像是在欣賞一個詩意蔥籠的黃昏夕照；也好像在做着一個永恆的夢。此刻我想到了一個神話，是一個水牛也有靈性的神話！

晏斗河喲，她真的永遠這樣靜靜地躺着麼？

在我的記憶裏，她是有過狂怒如蛟龍的日子的，此刻我見她雖是靜臥着，其實她是永遠不斷地流動着的喲！

我可記不清那是個甚麼日子了，在斜陽殘照下，她也像此刻的幽靜祥和，她像一個少女帶着一分羞澀和驕矜，投向情人的懷中。我嘗把她比着世間最偉大的情人，因為她永恆地把自己的一點一滴，都毫不慳吝地獻給了她的愛人——大海。

呵，誰知道她在一夜里，在雷鳴電閃，豪雨傾盆中，竟變成

了一條巨大的狂暴的蛟龍呢？

翌日清早，太陽隱匿着不敢露面，天空仍下着霏霏細雨，人們見到她這條憤怒的蛟龍爬上了蔓草滋生的沙地，竟駭得面色蒼白，心緒不寧了。

就在這個早上，她犯了人們認為是滔天的罪惡了。一個孤獨的老人，聞說他替人做飼豬的工作的，他冒着微雨從R鎮踏上一輛載着一包飼料的腳車，不知道是甚麼原因，這孤獨的老者，竟忽然翻車跌落她正翻滾着的懷里去。

橋上留下一輛腳車和一包飼料。然而呵，那個孤寂的老人，却永遠擺脫了使他彎腰背偻的苦痛，隨着激怒時的她永遠不回來了。

到她息怒時，人們都用卑惡的言語咒詛她，唾棄她了。這是多麼令人沉痛的事喲！然而，我却要為她辯護，那不是她的罪惡！

她是自由的寵兒，永遠抱着一個志願，一個信仰。她要奔向更廣濶，和更自由的地方，有誰敢阻攔她，她就掀起激怒的波濤，把一切阻攔她前進的障礙摧毀。

假如有這麼一天：人類的自由被禁錮了，我真不敢想像呵，如果人類不像晏斗河一樣，狂怒地將禁鎖自由的樊籠打破。

啊啊！晏斗河，她此刻是柔弱似少女般，柔和地恬靜地。但假如有有一天她奔流的自由被阻礙，她恐怕要變成匈牙利詩人裴多斐筆下的薩蒂河：

薩蒂河奔馳過草原，

像狂人掙脫了鐐铐，
它要衝潰一切的堤岸，
它要吞沒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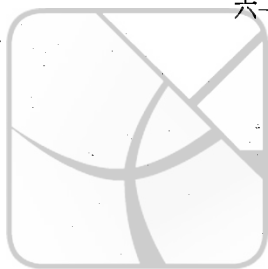
遠山絢麗的夕陽餘暉在瞬息間沉落了，一個黑影撒落晏斗河，
撒落橡林，撒落……

「勃朗，勃朗……」

橋下發出一個巨响，震落了我沉思中的夢境。

睜眼看去，巴士正向前開去。……

六一年七月。



散 步

「在生命裏面散步是種最奇異的東西，它是那樣的不可思議。假如一個人能用一種散步的情緒活一輩子，他應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一位名作家曾經這麼說。

我就曾經有過這樣的妄想：假設每一個人都能在黃昏到來的時刻裏，因生活的奔碌而緊繃着的臉兒，得沾潤着一份天邊瑰麗的晚霞，那緊張了一整天的身心，便會有如牛油遇着熱般的酥軟和溶解下來。這時，每個人的心懷里，將會充溢着：青春、活力和愛情。具有這些生命的元素，人類才會生活在一個恬適如黃昏，絢麗似晚霞的世界裏。

但我這個天真的想望似乎永遠也成不了事實。多少人仍舊生活在動蕩不安的環境裏，他們的生命里沒有散步的閒情逸緻，這顯然是殘酷的現實生活，剝奪了他們這一份享受了。他們是不幸的人。但也有多少人是生活在優裕安逸的環境里，他們的生命裏也沒有散步的篇章，因為他們是生活在舒適的天地裏，而恬靜的黃昏散步，似乎對他們並不需要，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刺激，緊張的生活呵，然而，我要說這是最愚笨的了，還有什麼比浪費自己的生命來得更不智的呢？

在一個小城的一個公園裏，我就看到了一對幸福的人。當他們（她和他）還在某中學唸書的時代，他們是一對好朋友，也許他們不但是同學，還是隣居呢，那時我就住在靠近那個花園的一間靜寂的樓閣里，因為患上了神經衰弱症，醫生囑我多散步，所

以我不僅在黃昏散步，在晨霧給沉寂的遠山披上件輕巧的薄紗的時刻，我也散步了。

每當我蹣跚在那個公園裏的黃昏時候，他們便姍姍地騎着腳踏車來了。他們把車子鎖好放在一棵無名的大樹底下，然後在花圃的周圍玩賞了一會，便又走到那個清澈如鏡的皇家山湖湖畔，指手劃腳地，不知說了些什麼話，隨後又在那個綠草如茵的地上行走了一遭，便雙雙地坐在一張石凳上歇息了。當暮色把一切都染抹上了層淡墨的時候，不過是半小時的光景，他們又雙雙地騎着腳踏車回去了。他們差不多總是同樣的時間到來，也在同樣的時候回去，而且他們散步的情形也沒有多大的變更。因此很引起我的注意，有一回我竟和他們搭訕了起來，我才知道他們只不過是一對要好的同學罷了。

爲了生活，我離開了山城到一個繁華熱鬧的都市去居住了。但我仍舊替自己安排一個散步的時間，我想散步縱不能治好我的神經衰弱症，但對身體總會是有益無害的。在那個都市裏，我每個清晨都走着一條相當遠的路去上班，同事們都笑我吝嗇，不捨得花半角錢搭巴士車，但我只是笑在心裏，他們又怎麼懂得我散步的用意呢？

但在兩年後的一個黃昏，我又和一位朋友散步在山城的那個花園裏，在同樣的時間裏，他們又來了，我們就在花園的前面相遇，那男的手抱着一個孩子，女的已經不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姑娘了。他們的記憶真好，他們都記得我是兩年前每個黃昏都在那個花園裏散步的青年，於是我又和他們搭訕幾句，我知道他們已經

結了婚，同時也都當了小學教員。

他們是駕車來散步的，跟兩年前騎着腳踏車姍姍地來到公園裏的情形有所不同。當暮色籠罩着山城的時刻，他們開着車子離去了。

「他們真是幸福的一對。」看着那輛車子消失在眼前，我不禁深深地讚嘆着。

我身邊的這位朋友聽了這句話，而對我感到有點異樣，於是我不憚麻煩地告訴他這回事。

醫藥不會把我的神經衰弱症治好，倒是充滿了詩情畫意的黃昏和清晨的散步，才解除了我多年來精神恍惚的困惱。

我曾經企圖把在散步中相遇的這一對幸福的男女，寫成一個紀念性的短篇小說，也曾想把散步中所得的感受，寫成一首詩，但我只能用這樣拙笨的表現方法，記下了這篇散文。

縱使我那個天真的想望永遠也成不了事實，但我還是希望着，希望着每個人都能活在一個恬適如黃昏，絢爛似晚霞的世界裏。

六一年十二月。

綠色的天堂

你如果沒有看見過這綠色的天堂，至少你也有聽過她的名字吧！不久以前，在這本是荒蕪的山崗上，羣力却把它化成了一個綠色的天堂，她的名字叫做雲南園。

童話中的天堂固然是美麗的，神秘的，她却那麼遙遠，遙遠地令人嚮往而不可及。但這個綠色的天堂，她離你和我都是那麼地相近，她打開了那綠色的大門呵，迎接着所有關懷她的人們——她多麼希望着每一個人都給她一聲讚美，一份赤誠的愛，以及一份真實的力量！

二月，我來至這綠色的天堂，真有太多的感觸了。格外的興奮，使我一時無法道出心中的話來。但我得告訴你，我是來自一個貧窮落後的鄉村，在那個可憐的鄉村中，我是第一個來到這綠色的天堂裏來生活的人呵！

當你第一次帶着愉悅的心情，穿過一條林蔭道抵達這山崗，一眼瞥見崗上那些紅瓦白牆的壯麗屋宇，高高地聳立在綠色的相思樹叢中的時候，你能不激情地說：「這是綠色的天堂」嗎？

如果我是一個忠實的畫家，我一定用我那鬼斧神工的畫筆，調和着濃淡相宜的色彩，為這綠色的山崗，繪出一幅絕美的風景畫；又假如我是一個感情豐富，和熱愛生活的詩人，我必定用我優美的筆觸，對這綠色的天堂寫下動人的詩篇！

然而，我却不是詩人，也不是一個畫家，我只是一個帶有幾分鄉土氣味的青年學子。但如果你不介意，我願用我這根拙笨的

筆，對着這綠色的天堂，給你寫下我忠實的一份情感：

二月我來到這綠色的天堂，看見年青的學子們，在獨一無二的湖畔上，掀起了美化校園的運動——他們充分地表現了愛護學校和熱愛勞動的偉大精神。

三月本是半島上橡樹落葉的季節，可是在這綠色的天堂裏，年青學子們的心，又跳躍着，他們要把努力得來的成果展現在每一人的眼前；他們積極地爲一切成果的展出而工作着，可是他們自己的功課却一點兒也不放鬆。假如你眼見他們這種加緊學習，和努力工作的良好精神，你能不被他們這種良好的精神感動至深嗎？

三月接近尾聲了，所有關注這綠色天堂的學子們的人呵，正準備懷帶着一顆歡奮的心，從不同或相同的地域或國家，到這閃耀着青春的輝芒的山崗上來，細察他們努力的成果是否夠豐碩和理想，同時也爲那三百多位正要踏出這綠色天堂的大門，到社會上去發揮才能的畢業生而歡呼祝賀！

這時刻，正如平靜的海洋驟然掀起了風浪；老天爺似乎也有意在爲難呵，這綠色的天堂連日飄洒着風風雨雨，可是悽風吹不散人們心坎的歡悅，苦雨也不會熄滅了人們心中熊熊的烈火。在綠色的天堂裏，關注她的人們都踏着歡欣的脚步，一個一個地，一羣一羣地到來了，那批令人歡呼祝賀的畢業生呵，也披戴着風雨在前行。這情景是多麼地動人，多麼地使人難忘啊！

我在幻想着一羣勇敢的海燕，在悽風苦雨的海洋中，牠們將飛得更起勁呢！

我該爲自己慶幸，來到這綠色的天堂只有兩個月，而我却見到了許多撼動心魂的景象，它在我的記憶中將永遠新鮮，永遠不能磨滅！

此刻我又站立在這綠色的天堂的第三崗——學生崗，眼見着最後的一抹緋紅的晚霞消逝了，正如清晨遠山如烟似絮的白霧，爲晨曦照得匆促隱退了。

是黑夜降臨的時刻了，蒼茫中，我瞥見天幃上的星顆在閃爍；遠處的建築物也點亮了燈火，這裏那裏，遠遠近近地互相映照着。那一盞盞的燈光，都使你見了憐愛！可是，當我把視線從遠處收回，掉轉頭來看看，這夜的綠色天堂呵，也爲一盞盞的燈光點綴得更迷人了。我透過那從玻璃窗扇照出的燈光的指引，彷彿見到了他們在各自明亮的燈光下，讀着書寫着字。那形象又是多麼地顯明，多麼地動人喲！

奇怪我來到這綠色的天堂，一直都沒有辦法治好自己的思鄉病。每個傍晚，我都愛站在這高崗上，眺望着遠方。這時，我會想起爸媽還在屋簷下磨膠刀或切豬菜，還有我心中那勤樸的姑娘，一定也站在那赤褐色的土崗上，等待着夕陽下山，等待着月亮上升吧！姑娘呵，我深深地思念妳！

當那玻璃窗扉照出的盞盞燈光在催促我的時候，我踏着我來的路又走下了山崗。……

六二年四月。

遠山近樹一般情

感謝聖誕節，我雖不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它却帶來我與久違的家園重溫的機會。

星期日我攜帶了那個出門必提的小皮袋，踏出都門的門檻，來至文叮山前的時刻，車窗外又落下了霏霏細雨，須臾即遠山近樹也只見一片迷濛罷了。

十二月原是多雨水的日子。

但無論是晴日或雨天，也不管晨早或黃昏，我只要見到青的山和綠的樹，（也許我自小就看慣了山和樹吧。）便自然會有一種遐思或愛戀的感情產生在心頭。

當我還是十多歲的時候，那顆稚嫩和純潔的心靈，對着遠山和近樹，我不知有過多少次這樣的成年人認為可笑的幻想：我要化作一隻飛鳥，飛越過家園前面那一片無際的蒼鬱橡林，把一份撫慰的感情，帶到那長年孤獨憂悵的遠山的身旁，希望它不再那麼的孤獨憂鬱。呵，古人說「仁者樂山」，這真是一句至理的格言呀！

到我長大了，那幽靜的家園再也關不住我那個對外面的世界有着熱烈的嚮往和渴望的心願，於是別了家園，一直在那個無奇不有的世界里打滾到現在。

誰知自己才踏入這個世界不久，就連連翻了幾個筋斗，差點跌得遍體鱗傷。可是我要感到懊悔了，我為什麼要離開那個恬靜的家園呢？難道這個只見欺詐，虛偽和自私的世界，是我那時心

目中刻刻都在嚮往着和渴望着的世界麼？

「假如我能預知這一切，這時我就不會流落到遠方。」

匈牙利的英雄和詩人呵，我又記起你感人肺腑的詩句來了。

我是在豪雨初歇的黃昏才抵達家園的。一進到屋內，我便感到一種難言的溫情湧現在心頭。母親那皺紋滿佈的笑臉喲，好像潔石縫間流出了泉水涓涓；也彷彿黑壓壓的雲層中忽然漏下了一縷陽光。她內心有多麼的喜悅喲，當她久別的兒子忽然出現在面前；我也只要看到母親的臉上有笑容，心裏總是快樂的。

可是我那朝夕都眷戀着的遠山和近樹啊！似乎仍是一成不變。此刻它們都好像在沉睡中，它們難道不知我已回來了嗎？

唯有屋外那一列的木槿花；在一日的風雨飄洒中，似乎葉更綠，花也更鮮紅了。

當夜，雨水仍然慇懃地落在這個沉靜而憂鬱的村莊。

年邁慈靄的母親，在昏黃的燈光下向她的兒子講述村莊的故事：

她說自己的母豬在一個月前，曾產下了十三隻小寶貝，可是在一個刮風又下雨的夜裏，其中有五隻被凍死了，說來無限傷心。

再說對家那個可憐的婦女，在割膠時被樹皮彈傷了隻眼睛，過了一個星期還不見好，便以為是在橡林里開罪了什麼鬼神，懷着一個希望得到饒恕的心願，去找那個住在廟里，自詡能通神鬼的巫婆，花了不少香油錢還不算，反而弄瞎了那隻眼睛，以後再也割不了膠。這事更令人聽來痛心！

她說了一個又一個故事，說完了總是嘆息哀傷的多。

我也把在外的遭遇和感受向母親來敘述，她却說村莊雖是貧窮落後，可是比我在外打滾的那個社會容易找到一絲溫情。……

夜更深了，雨仍舊不停地落着。……

我此刻躺在地上，回憶着母親剛才向我敘說的一些話，我想：村莊依然如故，遠山和近樹也不減當年的孤獨與憂鬱麼？

六一年。



最後一根香煙

記一位車廂里結識的朋友

是懷着一個心願，一個希望，在這年頭的一個天清氣朗的早晨，我來到祖國馬來亞的火車中站，等候着火車像隻穿山越嶺的怪獸，奔馳向經年累月都不曾淡忘的獅子城。

區先生送我出門時，一改平日的嘻笑，面對我說出了內心的祝語：願您此去成功！

在人頭擠擁的月台上，我等待了一個多鐘頭，火車仍舊沒有開到，搭客們都把自己的手錶看了又看，彷彿手錶出了什麼毛病似的。

「哪，來了！」一個高大的中年搭客用手指向前邊，好像對自己的朋友，也好像對所有的搭客們說。

這時搭客們都有點像馬戲班裏的野獸，在長鞭的威脅下，走入各自的籠里似的紛紛地進入了車廂。這隻龐然怪獸忽然發出一聲驚人的呼嘯——鳴……，接着它就衝出了那個錮禁自由的樊籠——車站——朝向綠色的郊野狂奔而去！

回想我第一次見到火車怒吼地奔過一個山城的心臟時，我竟將眼睜睜得比任何人都大，在我的眼里，它的形狀，和它狂奔發出的巨响都不是那時常見到的腳車和汽車之類可比的。呵，原諒我那時的幼稚吧，我小時最懼怕的便是爸爸常愛講到的半神半怪，且能翻雲覆雨的怒龍的故事，而我竟把它比着故事中的怪龍。

但我雖不敢親近它，却喜歡遠遠地觀望它；正好像我駭怕聽爸爸講龍的故事，但我又愛壯着胆子去聽它。

等我長大了，也讀了幾年書的時候，對火車的認識和看法就都不同了。爲了觀覽祖國美麗的風姿，我遂深深地愛上了它。我想：人類的感情，總是受時間與空間所牽制的吧！

火車轟隆轟隆地跑着，它總是那麼單調，却又是那麼奔放地完成人類賦予它的一個使命。此刻我置身於車廂里，而心願却降落在晨霧浸潤中的遠山與近樹之間了。

「朋友，你到那兒去了？」

經過一段沈思後，我被一個聲音從青山綠樹爲背景的夢境中喚醒了，才發覺到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已坐在我的身旁了。我愕然地把視線自窗外收回，瞧他看了一眼。

「原諒我，我在問你去那里呢？」

分明他是個膚色黝黑的兄弟，說的却是那麼標準的華語，這更引起我與他交談的興趣。

「去星加坡。」我說，「你呢？」

「我回拉美士。」他答。

火車仍舊轟隆轟隆地跑着，車廂里的人，有的昏昏欲睡了，有的却把頭伸出窗外去看風景。車廂裏有各種各樣的人，也有各種各樣的姿態和形象。

「抽根香煙嗎？」他微笑地向我遞過一根香煙，我沒有拒絕他的好意。

他深深地吸了口煙之後，又開始和我談話了。

他告訴我說他是一個園坵里的管工，這次是向園主請了一個星期的假，特地到吉隆坡去探望他的外祖母的，原因是她生了病。

「你華語講得真好，」我說，「有唸過華校嗎？」

「沒有正式唸過華校，」他答，「因為我工作的園坵里有很多是華人，大家相處久了，自然就會講了。」

「你也會寫吧？」

「會寫一點點，我在學看中文書哩！」

於是我要求他寫下了他的住址和姓名。

朝陽笑紅了臉，它將紅光照射到每個昏黯的角落里。遠山蘇甦了，近林隨風揚起了綠浪，小草們也在逗人歡笑了。

火車仍然轟隆轟隆地跑着……。

「朋友，再來一根香煙吧！」

「謝謝你。」

一枝火柴，一點光，燃着了兩根煙。

「朋友，」我說，「你的煙癮很大，一天大概要抽幾根呢？」

「不一定的，如果是在膠園里行芭，一個人感到寂寞時，恐怕就要抽上四五十根呢！」

這個車廂里的搭客，在列車馳過五個小站和一個大站後，有的在閉目養神，有的却呼呼入睡了。而我若是沒有身旁的這位朋友，恐怕也要給寂寞之神降服了吧？

列車馳過金馬士之後，拉美士也快到了，而我們都談得更起勁了。

我們從膠工的生活談起，談到祖國的本身，也談到國外的問題。……

經過三小時多的交談後，我對這新結識的朋友的印象是：他是個勤儉好學，而又智識豐富的印度青年。

「朋友，拉美士到了！」，他提醒我說，「那遠處就是拉美士膠園了。」

「哦。」

也許是因為他的話只能意識着他就要離開我的座位了吧，我才這樣簡單而又低沉地應了一聲。

「朋友，再抽一根香煙好吧？」他掏出了一包香煙對我說，「這是最後一根香煙了。」「但願我們還有相見的機會！」他劃亮了火柴，給我點着了煙之後，加了一句。

「朋友，我們還年青呢，怕沒有機會相見麼？」我說，「我們以後可以通信呀！」

「是的，我們可以通信呀！」他微笑着重述我的話。

然而，拉美士到了，列車停住了。這新結識的朋友握緊我的手說：再見了，並祝您成功！

「謝謝您！」我說，「再見吧！」

火車又一次發出驚人的呼嘯，接着衝出了樊籠，轟隆轟隆地踏着前進的步伐，向着曠野，和膠林狂奔直去。……

此刻我在想：感情是從彼此相識中，了解中，以及關懷中培養出來的，結交朋友又何需管它是黃，是白和是黑，以及曾經相識和未曾相識者呢？

六二年一月。

花 城 寄 簡

打從那綠色的山崗回至這以花爲名的山城裏，我踏着輕鬆愉悅的步履，探訪了花城美麗的湖泊，湖上田田荷葉，正盛開着淡紅的朵朵荷花；那栽種着奇葩異卉的花園，也開出了紅的艷麗高貴，白的純潔可愛，和藍的幽靜可親的花蕾；還有那些蒼勁雄偉、青翠欲滴的高大樹林，頂着明淨的藍天，意要伸手擷取一片片白雲。……

「花城真像花般的美麗！」——依憑着架於二湖之間的那座鵲橋的赤色欄杆，遐想着，像清風拂過的湖水，漾起了片片漣漪，我的腦海裏又湧現了這句讚美的話。

我早就對你說過，對於花城，我有着一份濃烈的感情，一份至誠的愛戀——

花城，孕育着我的成長。

花城，撫慰着我的創傷。

花城好像永遠是這般地謐靜安祥呵，然而，當時間的河流，還未像落花伴着流水般的帶走我美麗的童年的時刻，對着花城的一條臭水溝，見到污穢的流水漂浮着雜物，我也不禁會爲花城的被沾污而鳴不平；還有那條在夜裏便出賣着靈肉的後巷，我更爲它寫下我心裏的一份哀傷。

我自認是個感情激越的人，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他的愛與憎都是同樣的強烈的。或許有人會陽奉陰違地在譏笑着我是自作多情，但我從來就不敢違反自己的良心，我不能把醜的說成美，將

美的說成醜啊！

一切的事物都將跟隨着時代的巨輪的滾進，而遷變着，易改着；不管是由好變成壞，或是由壞的變作好，那是自然的演進，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靜穆的花城原是靜謐安甯的，當新世紀的風潮吹掃過太平洋，印度洋……凌越那羣山的層巒疊障，多少的戲院、銀行、商店，和高樓大廈……都如雨後春筍般地屹立在花城的懷抱中了，在夜的花城裏，在霓虹燈的閃爍中，就更增添了一份艷冶，而減少了一份恬靜的氣氛了。

我的年紀愈大，閱歷愈深的時候，我就更能看到隱伏在花城深處的一股暗流，它將慢慢地湧現着，湧現着，有一天，它將會淹沒着這裏，淹沒着……

是霓虹燈在花城閃耀着金光的一個夜裏，在一條冷靜的街道上，我被一個陌生的年青漢子，操用流利的華語，騙去了袋中僅有的五塊錢，事後我恨自己會遇上他，我明知他是在騙我，但我却把錢給了他，這不知是我的心腸軟，抑或是心裏懷着幾分恐懼呢？

呵呵，花城——妳這孕育着我長大的褓姆，妳可是允許有這種欺詐的孩子在妳的懷裏生存呢？請妳像母親對待孩子般地回答我吧！

然而，我明白了，我不能怪妳——花城，我想人總是往上爬的，那個欺詐我的陌生漢子，若是環境允許他做一個光明正大的人，他將會懷着信心，抱着理想和希望——他將會做一個有為的青年啊！

更使我內心充滿憂鬱的是，那些在學校裏，懷抱着滿腔熱情與編織着許多絢爛的美夢，希望在踏出學校的門檻後，能夠按着自己的計劃——理想目標，去爲人類社會竭盡棉力的青年們——他們都已趕上了失業的浪潮，他們被這個可怕的浪潮，衝擊得幾乎喪失了生活的勇氣和信心啦！

在一個霓虹燈與星月爭寵鬥妍的夜裏，在花城那個你我最熟悉的咖啡座中，我和幾個仍在失業的浪潮中翻滾着的青年朋友，在談論着世事，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看得出他們對於自己的前途沒有抱着多大的希望；對於尋找職業，也沒抱着多大的信心。其中有位行將畢業的同學，我笑着問他畢業後將作什麼打算時，他是那麼無可奈何地用「前程無亮」來回答我。

我們也談及你，你離家到都城的當子，我還在獅島上那個綠色的山崗上，因你離家時並沒有把消息告知于我，所以我一直就沒有知道你目下的行止。若不是這幾位朋友告訴我，我委實沒想到你此刻已經到了都城呢？朋友告知我你離家的原因：你受不了家裏人的怨氣，便懷帶着一顆充滿了憤懣的心情，到都城謀生去了。

當晚，我離開了咖啡座，心靈也給染上了一股濃郁的傷感氣氛，在花城靜寂的一方斗室裏，我振筆爲你寫下我心靈上的感受。

願你記取往昔的友誼。

願你生活得更堅強！

六二年七月。

四月寄簡

微風細雨飄洒過這綠色山崗的時節，我正坐在綠色窗前那張舒適的靠椅裏，興致很濃地讀着傑克·倫敦那個長篇小說：海狼。漸漸兒，不知不覺的，我彷彿已置身在那隻乘風破浪的「魔鬼號」的船裏，和作者一樣，給那個軀幹雄偉，和有着異乎尋常的堅強的器官，好像表示着他靈魂的力量和元氣，而眸子是變幻莫測的青灰色，時時在變化；像在太陽光中透過各種暗影和色彩，交射着的光線一樣；是深的，淡的青灰色，綠沉沉的灰暗色，有時候可能變成大海的蔚藍色的船主深深地吸引着了。

當幾下咯咯的叩門聲響，把我自那隻乘風破浪的「魔鬼號」里給拉回到這斗室來的時候，我站起身來，走前去打開了門一看，原來是那個捎信的孩子給我帶來了一張明信片，轉過背面一看，呈現在肉眼里的是幾行非常工整的鋼筆字：現在我正在海拔五千呎的金馬崙高原上，毛毛雨正落着，爐火也正熊熊地跳躍着……天氣好了，精神也飽滿，實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希望你將來也能夠上來一趟！

此刻任是什麼精彩的小說也難把我激躍的心顫吸引了。一種渴望與嚮往的思情，在心湖如狂濤似的湧漲。迫我把書本放下了。

我合上了眼，彷彿見到你和一羣年青的伙伴們，跳躍在天氣冷涼的高原上。一顆顆年青的心呵，在飛翔了，它飛翔在湛藍的高空上，飛過碧綠的海洋，飛越更高的黛色山峯，又飛回到綠色

高原上來。我又掉落在一個回憶的網里，那是去年的三月了，我也參加了你們在波德申海濱舉行的野餐會，那時我們還是初相識的呢！然而，當年青的心在沸騰着，血在奔流着的時候，正像熊熊的烈火在燃燒一樣，每一顆心都熔化成了一團大紅光，那還分得出什麼新和舊，抑或妳和我呢？

然而，現在我却不能同你們一起在綠色高原上如雲雀般歡唱了，但我將懷帶着一個美麗的憧憬：有一天，我將會同你和你的伙伴們在綠色高原上同唱友誼和平之歌吧！

此刻我正襟危坐在綠色的玻璃窗扉前，提起筆給在高原上的你和你的朋友們，寫上我由衷的祝福：願你們手牽着手，心連着心，在綠色的高原上，在熊熊的烈燄中，度過一段永生不忘的日子！

更願你：在綠色的高原上給我描繪一個五彩繽紛，生命發光的春天！

六二年四月。

都門寄簡

××：

我還沒有忘記，那是在七年以前，當我第一次遇見你。那時，我還居住在L村，你却從另一個山村被調到L村那間簡陋的小學任校長職。那時候，你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脚步緩慢而有節奏的，好像無時無刻不在沉思中的個子短小的人。

我第一次遇見你的時候，你已經在L村那間小學里過了三個月的生活了。後來你對我說，你除了在上課的時間和孩子們在一起不感到孤獨之外，你內心的感覺就像L村那樣的淒寂與貧乏的。你給L村人們最壞的印象，該是你整日烟酒不離口的原因吧！這個你自己知道的，然而你却沒法把烟和酒戒了。

你可曾記得罷，在那年第一學期放假的時候，我從S山城的一間中學回到L村來幫忙家里的人割膠。那是在一天的下午，我在一間咖啡店里看報紙，而你却在那里把一杯一杯的烏蜜酒往肚里灌，老實說，在那當子我對你那種狂飲自若的樣子，是感到極惡心的。當你那沉重的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時，我在驚愕之中，還用青色的眼光瞪着你，你却用粗厲的聲調問我的名字，當時我如果不是因為你是個校長的話，我是不會理睬你的了。

第二天，我却沒有想到你會叫你的一個學生來把我拉去你的宿舍里的。當我進到你那宿舍里的時候，你還躺在一張靠椅里，一邊看書一邊喝着酒。我很不客氣地問你為什麼叫我來，而你却若無其事的叫我坐在你身邊的一張木椅上。

我自己也不明瞭到底是什麼，當我注目於你臥室里那書架上的書籍時，我開始微笑地對你說話了。但我心急地想瀏覽一下你的書，却沒料及你已窺破我的心理了，你示意我翻動你所有的書；然而，你却沒想到我在翻你的書那當兒，是興奮得連你也忘掉了的呀！

我是在踏進中學的門檻時，才對文藝書產生了莫大的興趣。在一位華文老師的簡介下，我讀了巴金的「火」，和魯迅的「徬徨」。當時我真想把他們所有的著作都讀個精光呢，然而，我是一個極貧苦的學生，在S山城里的書店中，雖然見到了這兩位作家的書，我却懷抱着一顆近乎絕望的心，空手地跑出了書店。在S山城那間中學里的一個圖書館，却又是那麼地使我失望！夢想不到我會在你的臥室里得以慰藉我內心求知的慾望火的燃燒。

我一口氣讀完了你那兒借去的書之後，又到你臥室里去了。那次你和我談了許多話，你談到現在，你也談到了過去。我內心再也沒有當我第一次遇見你時的惡感了。相反地，我覺得你是個極善良的人。我當初想：人的感情是多麼奇怪呀！為什麼我起初對你的印象是那樣，而現在却又這樣的呢？

在我跟你接觸的一段日子里，我知道你是個搞文學的人。從你的剪稿中我讀到了一首你寫的詩，我曾大胆地追問你以往的事，然而，你却像深潭似地沉默。我知道，當時你是把我當作小孩子般地看待的。

兩年後，你又離開L村到一百哩外的一個地方去教書了。你曾來信說你是個「補鞋匠」，無論到那裏，那裏都有待補的「破

皮鞋」。

別後的日子裡，我們只見過幾次面；然而，現在我們已有兩年多不見面了，信也少寫了。我離開了L村也快到三個年頭了。今夜我憶起在L村的日子，也想起了你，你可是仍在烟圈酒沫中煞着以往的創傷和苦難呢？唉！祝你健康！

六一年九月。



新的寄望

——給熱愛文藝工作的伙伴

現實生活畢竟是殘酷無情的，它像千萬條蛔蟲，要把人的勇氣和信心，像食在肚裏食物的滋養料般吸個乾淨。我就親眼看到許多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在生活担子的重壓下，連氣都透不過來，他們那股子寫作的熱忱，日漸冷落；那個寫作的志願，也日益消沉了。這誠然是個現實社會裏的不幸！

自然也有不在現實的魔爪下屈服的朋友。儘管現實的生活環境是怎樣惡劣，他們仍然堅毅地為實現他們的理想和目標，和現實生活的惡劣環境，展開劇烈的搏鬥，即使是付出更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這些勇于面對現實生活的戰士們，我要給他們致一個崇高的敬禮！

一望壁上那個日曆牌，才發覺到今年裏僅剩下十多天了，這時，自己那個昏沉的腦袋，似乎較平日清醒了許多，也許是驚異于時光的消逝太快吧，不知怎麼的，我竟替自己擔憂起來了。

今夜我再也不能安眠了。我在想：又一年啦，在今年裏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我是怎樣過生活的呢？

回憶把我帶回到去年的這個時刻。去年，我曾暗自許下一個心願：希望在一九六一年裏多做點有意義的事；也希望它會帶來給祖國的人民更多的歡樂和幸福！

我和所有熱愛生活的伙伴們一樣，懷着一顆赤誠熱烈的心，

朝着有光亮的地方走去。現實生活的浪濤却永遠不肯放棄它磨滅人們意志的企圖。它把我幾乎壓得喘不過氣來。在自己這份談不到甚麼意義，却還能夠餬口的工作上，也着實摔了很重的一跤，這該歸咎于自己處世經驗的膚淺，想得了這個教訓，今後自己當會減少一分糊塗了。

然而在精神生活的領域裏，我自信會比過去的一年中所獲到的更豐美些。也許是自己始終都懷抱着一個早年就愛上的信仰——寫作信仰，並誓言把所有的精力和生命都獻給它。雖自己也曉得自己的單薄無力，這僅有的一個自卑是不能使我放棄這個信仰的。

在暗淡無光的日子裏，我握緊了手中這支禿筆，勉強地做着希望能給生活在廣漠的世間裏的貧困和孤獨，以及一切的不幸者，在他們晦暗的心靈中添增一點光與熱的工作。出乎意料之外，我竟得到好多位也懷着這個信仰的青年伙伴的友愛和鼓勵，同時更使我感到興奮的是還有幾位前輩在引導和指示着我，使我在那暗礁四伏的危海中，不致遭受覆舟之害。

這些這些，都使我更加有勇氣和信心地生活和工作下去。在人生旅途上，能獲得友伴們和師長們的關懷與指導，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令人喜慰的喲！

同時更使我感到驕傲的是：在這樣困苦的日子中，M竟把愛情的種子播種在我那冷漠的心原上。這個佔有人生的一部份的愛情，深信凡是關懷我的朋友們都會給我祝福的吧！

寫到這裏，我又給「今年自己到底做了些甚麼事」的問題鉗

制住了。

稍可引以自慰的，我並沒有讓生命白費了。但嚴格地說來，我做出了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呢？沒有。於是，我又感到難過了。

爲了安慰自己的難過，此刻我只有寫下這個寄望：活在一九六二年，自己要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也希望在新的一年裏，給祖國以及全世界人民帶來歡樂和幸福，自由與和平！

親愛的伙伴們喲！在這迎新送舊的日子裏，你們有什麼感懷呢？也願你們都寫下一個自己的寄望吧！



中宵酒醒別都城

『悲歡離合一杯酒

南北東西四馬蹄』

人生的聚散不定，而世事的變遷又何曾有常？

朋友，今天我們還在一起工作、一起吃飯和談笑着，然而明天，明天你又怎會預料到我們要分離了呢？正如那天角下的人們，昨天還在太平中度過，而今天却要面對死亡的現實啊！

朋友，「悲歡離合」本是人生難免的事，這個道理你比我更懂得的，所以你並沒有對我們的離別有太多的悲傷。其實，我們的別離，又那里是悲傷的呢？

你會對我說過你的一生就像一首詩，你的生活就是詩的內容，你是羣鳥中的一隻孤傲的鳥，你喜歡飛到什麼地方生活就在什麼地方，你沒有猶疑，也不會有懊悔，你也不會對「悲歡離合」的事情，淌下多少淚水。

當時我就懷疑你是個具有七情六慾的正常人。

然而，在你生活的圈子里，又有多少個真正了解你的人生觀及你做人處世的方法和態度呢？

人的感情是這樣的：當你了解一個人的時候，你對他的看法和判斷，是猜謎式的，模糊不清的；然而，當你真正了解他的時候，他的優點和缺點都像沙石一樣分明，縱使他不對的地方，你也可以原諒他、同情他，以及規勸他了。

你的年紀雖大我一半有多，但我對你是相當了解的，不然，我怎麼不也像其他的人對你的看法和斷定，是一樣的猜謎式的、模糊不清的呢？

老實說，我同你在一起工作，算來也有一年了，現在雖然是你在北我在南，你做人處世的態度和方法，和你對我說過的話，如今還清晰地湧現在我的腦海裏，我覺得你的話雖不是句句真理，但却有現實生活的事實為根據的；然而，我却要說，你是企圖以玩世不恭的態度來掩飾你內心的善良。呵，可是誰又會了解到這是多麼沉痛的事實呢？

我也承認我自己的缺點是在做什麼事時都有太多的憂慮和猶疑不決，太多的顧慮和猶疑，將是阻礙我們向前進的絆腳石，這個你當我的面前說了恐怕不止十次吧？

然而，我的缺點終於克服了，當我決定離開都城的時候，我沒有猶疑，現在我正走着一條望不見成果、也嗅不到花香的路，我將沒有懊悔，因為「沒有猶疑，也不會有懊悔。」

這難道不是受你的影响嗎？

回憶別離的前夕，你我，還有幾位青年朋友，漫步在都城唯一能激動人之思情的吧生河河畔上，邊談邊走，走到橋頭又折向左邊走去，然後走上了精武山。此刻我俯視夜的都城，都城在燈光照明中，霓虹燈的豔冶，似乎也要跟天鵝絨般的夜空的晶亮星星的輝芒，鬥妍爭寵呵！我又緬懷着祖國的八月，八月在這雄偉的體育山，是一個多麼壯烈的日子呵！都城呵，我早就對妳有着深深的愛戀，尤其是在今夜，我更貪婪地看着妳！

我們在幽雅的湖濱公園的露天茶座，喝着烏啤、談着笑，我是個不會飲酒的俗人，只喝了那麼一杯就臉紅耳赤了，然而，這烏啤是朋友們爲我而喝的，我何不盡情地把它喝乾麼？

「今夜是你住在都城的最後一夜了，多喝一杯吧！」

朋友，你要我喝，我終於又喝了一杯。

朋友們，盡歡而散去，只有你和我回到那個臥室里。我帶着幾分醉意，走到窗前，眺望精武山上那個高高聳立的鐘樓，呵，夜深了，都城是永遠也不會沉睡的，我似乎又想起了什麼；然而，沒有猶疑，也不會有懊悔，我拿起一本新的紀念冊，送到你面前，你提起筆，也不猶疑，在扉頁寫上這麼幾句：再會吧！中宵酒醒，望天涯，月色驚棲鳥。去！去！第幾程，踏上人生大衢！

六二年九月。

第一次北上

一、遠方朋友的來信

在中馬的一個山城的椰園里出生；由于坎坷的命運之驅逼，在會笑會講的時候，便離開了我誕生的地方。

多難之日可以使你常遷徙；生活窮困也可以使你常搬家，但搬家了一次又一次，始終沒有搬離中馬的地區。

歲月像一個波浪又一個波浪地逝去了，在日子河流的冲刷中，多少倔強的生命：倒下了，在椰園里；倒下了，在橡林里；倒下了，在……那些倒下的都永遠隨着浪沫波濤飄去了，它們只留給在世的是一片又一片的記憶，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我就是在椰園和橡林里長大起來的孩子，在我底腦海裏，有着一個一個的記憶，一篇一篇的故事，那些倔強的生命影子，不是歲月所能磨滅的。

也許是因為自己的腦袋里裝了許多故事吧，在懂得用文字來表達思想感情的時候起，我就拿起這根拙笨得似乎絞腦嘔心也寫不出什麼來的筆；企圖把一篇一篇的故事寫下來，讓生活在這裡或那里的人去讀它，去回憶它。

在沒有下筆之前，我總以為自己的經驗很夠，懂得很多，可是當我寫下去的時候，才發覺自己是多麼貧乏，多麼幼稚呵！

然而，我畢竟看得太少，懂得太少了。自己覺得越寫就越沒有東西可寫時，苦悶就從中產生了。

——我要踏遍馬來亞的每一吋土地！

不只一次我這樣對自己說，也爲自己深深地祝福。

然而，北馬的每一塊地方，對我仍然陌生如昔。

——年青的朋友，乘春節期間到這裡來吧！住的食的都不成問題。

北馬的朋友在歡迎我去哩！

我該感到慶幸的，通過文字的關係，結識了這位在北馬一個村里居住的年輕朋友。第一次在首都會面時，我就覺得他是個熱情坦白，和健談的青年人。

這位青年朋友底來信，要我乘年假到北馬一行，除了觀光外，還可多結識幾位在文藝園地里耕耘的伙伴。

到北馬一走，是我很早就有的心願，可是都因經濟以及其他的問題，而致事與願違了。

在讀了朋友底來信，又摸摸自己的袋子之後，覺得這一回總可以北去了。於是在回信給朋友時就寫上了這幾個字：我決定乘年假北上一趟！

二、窗外，遠山向你招手

六日一個晴朗的早晨，朝陽微露笑臉的時刻，我也提起了行囊，同我一齊北上的是魯兄。

這是個開年的日子，雖說是禁放爆仗，經過路旁的住戶，不時也能聽到辟辟拍拍的响聲。

我們來到首都的火車站時，月台上已經擠滿了人。我想在那

許多的搭客中，一定有不少是給遠方的戚友拜年去吧！

氣笛發出一個驚人的响聲，接着火車一次緊似一次的轟隆轟隆地跑出了車站，送行的人還在不住地揮手向車廂裏的親人或朋友告別。魯兄與我均無人送行，但却知道在那遙遠的車站里有熱情的朋友在迎接。

——我們是第一次北上。

沉默了許久的魯兄在火車轟隆轟隆的前進中激情地說。

我們都是在惡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我們沒有過幸福。這一次可以北上了，內心的喜悅可真不是這根禿筆可以形容的呵！

碧藍的天空，飄盪着白雲，一片兩片。呵，這天氣，這時候，又是橡林落葉的季節了。

打從車窗望去，鐵道兩旁的橡樹竟被旱爽的風吹黃了。跟着又陣陣旱爽的風吹過，吹落了黃葉片片。……

——呵呵，馬來亞的國土上，只有此刻才能見到一絲秋意！

我彷彿聽見一個惦念北國落雪繽紛的日子的過客在喃喃地對自己說。

然而呵，孩子的心靈是最純潔無邪的麼？當橡林披上了黃衣的時刻，爲了一個有趣的遊戲，就更看不見爸媽臉上的愁苦了。

孩子們在橡林里爭拾那最紅最大片的落葉，他們收集了百片、千片……一片就是十塊錢，於是孩子們都成了百萬或千萬富翁，他們有的決定起洋樓，有的要開戲院，有的……有的却愿意把所有的錢都給了那位天真美麗的小姑娘啦！

遊戲畢竟是遊戲，他們的洋樓沒有起成，戲院也沒有開成，還有……一切的幻想都是美麗的，尤其是孩子們的幻想呵！

然而，希望永遠活在孩子們的心坎里，此刻他們可是還在拾取那又大又紅的落葉當鈔票呢？

——美羅到了，你在構思麼？

魯兄把我從回憶的夢境中喚醒了。我對他笑了笑，火車也停住了。

然而，離開我們落車的地方還很遙遠呢？

又一聲長嘯，接着火車隆隆隆隆地開出了車站。……

天空碧藍，白雲飄盪，與天蓋相接的遠山，却永遠是那麼年青，那麼莊嚴呵！

窗外，遠山向你招手！

眺望着遠山，我想起了一位青年伙伴的一句詩。

三、午夜潮聲

在大山腳落車時，已經是黃昏時候了。回頭看看遠山，見夕陽把它鍍上了金水，在閃閃發亮。

在這座山城的一間飯店，我們的晚餐解決了。或許是在車廂里餓了半天的原因吧，我這一餐的食量很不錯。

離開了那間飯店，由慧兄作嚮導，乘巴士上北海，過了板城海峽，又搭的士直馳而去。

「那就是丹戎武雅海灘了！」

在一條旁山的柏油路下了車後，慧兄望着夜神把它那張統治

大地的法網，也將那個幽靜的海灘緊緊籠罩着時，這樣對我們說

來到這海灘上的一間別墅，我們見到了賴兄、草兄及雨兄等，經過慧兄的介紹後，我們都無拘無束的形同相處多年的朋友了

我們大家都是滿懷熱望，滿腔熱情的青年人，又何必拘拘束束呢？

但這次能在這個海灘上遇見這幾位青年朋友，却不是出于偶然，原來他們早已決定在農曆新年里，趁年假期間，在這幽雅的海灘上租一間別墅，渡過一個愉快的新年。而慧兄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難怪一下車他就帶領我與魯兄乘車渡船的到這海灘上來了

我曾到過壯闊的波得申海濱；也曾到過旖旎多姿的怡力海濱，然而，這丹戎武雅海灘却又是另一種情調，有它引人入勝的地方。

我們來到這個海灘時，正是潮退的時刻，不然這已嫌窄些的海灘就更侷促了。但夜的丹戎武雅海濱，却更幽靜逼人了。

此刻潮水退得老遠老遠了，沙粒較波得申海灘粗拙的海灘上，繫着三五隻打魚的船，船隻是斜斜地躺臥着的，它們似乎在舐着從主人在生活的戰場上帶回的創傷與疤痕。呵，如果不是見到它們那里有燈光，我還以為它們不中用了。此刻它們的主人可是準備着在潮水回漲時，開出那望不見什麼的海面的深處，去過那驚心動魄的生活呢？

岸上是一列高大的屋宇，正如這海灘的情調一樣，它們有着清雅的名字。但人們都叫它們做什麼別墅，却不叫它們什麼屋宇的。在別墅的前面栽種一些枝幹很大，葉子也很繁茂的樹，它們的名字叫玉傘，這些玉傘樹給這弧形的海灘增添一種嫵媚，一份雅意。

在玉傘樹底下，擺設了許多茶座，遊客們可以在這裡享受一份海灘的幽靜情味。

在別墅的背面，是一座荒涼的山，它像一隻困羈在樊籠里的怪獸，要學海洋自由翻滾；又像一個長壽的老漁人，在不能出海捕魚的時候，望着潮起潮落，回憶年青時的一段多彩的人生。

望着它，我爲它的落寂而難過。

夜愈深了，我們這羣年青朋友，從海灘回至租下的別墅裏，正準備上床去睡覺。

然而，我們怎樣能夠呼呼入睡呢？你聽那是什麼響聲？呵，那聲音是多麼急激，多麼宏亮，又多麼雄渾有力。這聲音一個接一個，一個緊似一個，有如千軍萬馬，叫喊着，廝殺着。

——是午夜漲潮的時候了。

躺在床上的慧兄喃喃說。

那一個又一個的潮聲，是多麼激越，多麼地叫人振奮呵！午夜聽潮聲，我還是平生第一遭呢！

魯兄的睡意也給雄渾的潮聲趕跑了，於是，遂聽讓潮聲伴着我們夜話到天明。

在潮聲喃喃中，還可隱約聽見漁夫出海的呼聲。……

四、在渡輪上

「都都都……」

「都都都……」

對岸的渡輪剛到，這邊的渡輪也開始駛向對岸了。

北海與板榔嶼，相隔只一個海峽，兩岸人民的去來，全靠了這些渡輪的帮助，設使沒有了它，我們都要望這海峽而興嘆了。

我們登上了渡輪時，夕陽已經在海天相接處揮動它那有着神秘色彩與有鬼斧神功的本事的畫筆，把這風平浪靜的板城海峽，塗染得大紫大紅了。再回頭眺望那岸邊的一列漁民的，簡破的住宅，似乎夕陽也同情着他們的落後和窮困，那萬千的碎金子，儘向有小孔的屋頂上傾撒，多麼地慈悲，多麼地慷慨喲！

然而，站在欄杆旁，我的視覺越來越模糊了。

海濶天空，此刻我想起了曾經讀過的傑克倫敦以及康拉特的小說，那些描寫海上風暴的悲壯和不幸的遭遇的故事，對那個還不懂什麼人情世故的我，有多麼的渴望和嚮往呵！——我將來要做一個不畏狂風暴雨的水手！

理想是美麗的，而現實却是多麼的殘酷！

如果童年的夢想都是可笑的，那我該有着多少令人發笑的故事啊！

「都都都……都都都……」

渡輪仍舊緩緩地向對岸駛去。

不多時，對岸的屋宇，遠遠地望見了，夕陽光隱退了，在海

的遠處。……

我回到渡輪的坐位中，同伴們都對我笑着說：

「黃昏海峽的景色如何？」

我回答同伴們的只是微微地一笑。

談笑中，我向窗外看去，天空是灰白色的，海水是暗紫色的

……

呵呵，那滿海的金子竟不知往哪兒去了呢？

五、住在魯村的晚上

遊罷丹絨武雅、快樂山，乘渡輪過檳城海峽，已是夜幕徐下的時候了。當晚我們決定住在慧兄家裏，慧兄的家在魯村。魯村在大山腳東去十餘哩。

過了海峽，坐上賴兄的車子抵大山腳時，山城已在燈光燦明中，那為農曆新年臨時搭建的遊藝場，在這時刻，却給原來靜穆的山城，帶來了一番熱鬧。

山城的熱鬧我們已無心多看，因為跟着車子兜了一個白天，身心都已感到疲憊了。於是我們（慧兄、魯兄和我）又坐上車子，馳出山城，朝向夜的膠林狂奔而去了。但我們暫時也和賴兄他們告別了。他們的家都在大山腳。

車子仍在繼續不斷地飛馳，路的兩旁是漆黑一片，看不見東西，可是在強烈的車燈照射中，前面依然是路，依然是密密叢叢的膠林，那滿樹青黃的葉子，似乎也給黑暗渲染得分不出青黃了。只有野花和異草，在激動地給夜遊的人吹送迷人的芬芳，然而

對我們那疲憊的身心，已激不起一點舒暢的感覺。

車子忽然煞住了，我那有點昏沉的腦袋似乎給一隻惡毒的大黃蜂刺了一下，睜大了眼睛，向窗外望去，見路邊是一排高低不平的店舖，許多人在黃慘慘的燈光下活耀着，呵，這是村店！在新年里，村店也有一番活氣吧！思疑中，我彷彿聽見慧兄在說：我們到了。

魯兄與我跟隨着慧兄，轉彎抹角地踏着一條小路，我們的頭頂上是陰影憧憧，呵，那非魔影，那是椰梢的投影，我們是走在椰林里了。鼻子嗅着孕育椰樹成長的泥土的氣息，感覺也好像靈敏多了，像微風拂過湖心的縐紋，我的腦海里湧現了下面的詩句：

我們三個年青伙子
活耀在祖國懷抱中的生命。
今夜皓月又陪送着
我們走在寂靜的椰林里。
毫無牽掛，也沒有思慮。……

在犬吠聲中，我們走進了一間白鋅屋，屋內燈光明亮，客廳也很雅緻，原來這就是慧兄的家。

這時刻，慧兄難免要來一番介紹，熱烈地握手歡迎我與魯兄的青年，正是慧兄的兄長呵！在談話中，我覺得他是個有見識，能刻苦，能耐勞的漢子。我面對着他，才想起慧兄在信上和我談到他的家世事，所說的話：「自從家父去世以後，家庭重担就落到我哥哥的肩上了。」

「你們累了吧？到裏面去歇一會兒吧！千萬不要客氣呵！」

他爽朗的聲音，一直在我們的耳畔迴繞，我頓然感到神怡心曠，熱誠的友誼，使我忘却了疲勞！

六、山城的印象

我已說過我是在山城的一個椰園裏誕生的；對山城，我不僅感到很熟悉，同時山城的一切都似乎注入了我底一分情感，因此，我對山城的印象，差不多可以說像孩子對母親那麼的親切和深刻了。

生活在窮鄉僻壤里，許多人會耐不住它的冷寞與淒寂；生活在鬧熱繁華的都市中，許多人也會給它的喧囂和繁雜滋擾得心緒不安寧。然而，生活在有動有靜的山城里，人們可就沒有厭棄了。

在馬來亞的國土上，在青山綠樹的環抱中，我數不清有多少個美麗如畫般的山城，淡冰、瓜拉庇勝、馬口……這些山城呵，曾使我深深地嚮往、愛戀。……然而，我始終都覺得以花為名的芙蓉山城，是我最深愛的山城呵！那也許是因為我在那裏出生，在那裏長大，在那裏受教育的原因吧。我從來不反對人家說我的母親就是你的母親，或你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的話，但我却承認這句話：我對我的母親，或是我的母親對我的愛，都是無以復加的了。

我不該隱瞞，也不該蓄意使一顆赤熱的年青的心，染上一絲虛假的情感，我要在誠實人的面前說出肺腑中的話。

我此刻又記起了不知是那位年青詩人寫的一句詩：「年青的心，像一匹不羈的野馬在平原上不停地衝，衝呵！」

還有一位親愛的伙伴，也曾在三年前寄下了這幾句詩：「靜穆的山城我已不再留戀，溫暖的家室再也關不住我年青的心，家園呵，我不知再見于何年？」

年青人的心是活躍着的，年青人的血是沸騰着的，我是年青人，所以我也曾說過這樣的話：恬靜的山城生活是舒適的、安逸的，然而我也嚮往着一個有波瀾的人生！

我沒有忘記，那個在大山腳山城的晚上，我們年青的一羣伙伴，在山城的街道上，邊走邊談，我們談到現在，也談到將來。

在燈光燦明中的山城，它仍然像白晝似的淳樸、安祥。透過燈光月華的照明，我隱約瞥見遠山恬靜似卧龍，回眺山城的火車站，它呈現了原來孤靜的面貌，此刻街道上的行人，拖着徐緩的腳步，看來是多麼地優閒，多麼地舒暢，可是在燈光照耀下，他們古銅色的臉面，還顯現着勞働過後的神態。我身雖在大山腳，而心却跳躍在美麗的美蓉山城上了。

——你何時動身南下獅城呢？

一個年青朋友問我。當我回答這位朋友的問話時，遂又意識到自己快要離開恬靜的山城了。

呵，年青的朋友，從你的談話中，我有這樣的感覺：有一天我也要背起行囊，讓火車把我載離山城的啊！

然而，我却要說，當你又回至山城的懷抱時，你會更愛她的，那時你是否也活得更堅強了呢？

七、豐美的晚餐

九日午後一時正，賴兄和林兄忽然駕到，原來他們是駕車來的。

有現成的車子，出門就方便多了。我本有意往居林一逛，順便拜訪一下樺兄，因此我建議賴兄載我們到居林去。於是就和慧兄暫別了。

車子在橡林中馳去，割膠人在這時候已經開工了（華人的風俗多半在年初四開工）。我們從窗口望出去，看見他們有的剛剛收完膠汁；有的却踏上歸程回膠房秤膠汁去了。割膠人是相當勤苦的，他們一年到頭，除了生病就很少有休息（停工）的日子，想起自己也曾嘗過幾年割膠生活的滋味，便更加地同情他們，同時也爲自己從他們的隊伍中退出而感到羞愧！

「前面就是居林街場了！」

駕車的賴兄將車子前進的速度減慢了說。

車子徐緩地馳過居林的中心，我們沒有停下車子，因爲我們急于拜訪樺兄。當車子駛出了街心。我回頭把它看了一眼，忽然想起了瓜拉庇勝，沒有錯，它和瓜拉庇勝山城可真有點相似呢！

我們在一個斜坡下了車，這個斜坡疏落地種着一些橡樹，可是橡樹已經蒼老不中用了。在蒼老的橡樹底下，是疏疏落落的白鋅屋，我們就在其中的一間停下了腳步，聞聲而出的正是樺兄，想起在首都相見的當兒，離開現在也快一年了，可是他却一成不變，膚色黧黑，精力充沛，一見就知道他是個能吃苦耐勞的好青

年。

汽水花生，是新年里招待客人的東西，樺兄也忙着拿這些東西給我們吃喝，我們只是感到口乾，並不覺得肚餓，一人喝了一枝汽水，聊談了幾句，賴兄看着手錶，時間已是下午四時半了，因為還要到一個新村的一間小學校去載雨兄出來玩，也就只好匆匆地離開了居林。

載了雨兄回到大山角的時候，太陽也拖着鞠恭盡瘁後的沉滯步伐，回至山後的老巢去歇息了。

在賴兄家裏坐下不久，草兄和朗兄也來了。原來他們聽說我們明天就要離開山城，因此他和賴兄等早已聯絡好為我們安排了一個晚餐。

晚餐的地點在栢南酒店。好菜當前，還有雨兄從自己店里取來的美酒相送，這怎不使我們心花怒放，大快朵頤呢！

八、夜的栢城海峽

飽喫了一頓豐美的晚餐後，賴兄或許覺得只帶我們在山城蹣跚，會使我們感到單調和乏味，因此他提議載我們到北海去看栢城海峽的夜景，林兄聽了連忙讚好，說：「海峽的燈光將會使你們（指魯兄與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來到北海海濱，海風迎面吹來，望着燈光熒熒的海峽，與其說我這時的腦袋清醒了許多，倒不如說我已被它眩惑了呢！

在近處的海面，停泊着一些船隻，船艙裏燈光明亮，明亮的

燈光映照着紫黑色的海水在波盪，又輕柔地湧上了沙灘；暗紫色的天幕上，高懸着一顆顆晶明的星星，和海上船艙里的盞盞燈光互相輝映；呵呵，遠處高高地，像掛在一個環圈上的電珠般的羣星，在閃閃爍爍，似乎要同天幃上高懸的星顆和海上的燈光爭艷鬥麗啊！我越看就越給那攢集在一堆的金鋼鑽的閃光迷惑住了。

「那閃耀着像羣星的亮光的是升旗山的燈光呵！」

林兄站在我的身旁，見我呆呆地望着遠處，他似乎了解我的心意，便這麼告訴我。

我們走下海堤的石階，踏着細軟的沙灘，手牽着手，一步一步向沙灘的一端走去。

清涼的夜風拂過平靜的海峽，海水輕輕湧上沙灘發出細微的聲響，岸邊的水松也擺動着，踏着熱帶情調的舞步，揚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樂音，多和諧呵，多麼的美妙。

我們依然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前面的堤岸上是一個兒童運動場，大人站在旁邊指導着孩子們在盪鞦韆，坐蹺蹺板……孩子們的笑聲中有着最純淨的歡樂！

雨兄輕輕地哼起了「在這幽靜的海灘」，跟着我們也唱起來了，歌聲雖然粗拙，但每一聲都表現着友誼的真誠，友誼的珍貴和偉大呵！那末，就讓這歌聲飄過幽靜的海峽，到海角到天涯，到世界各角落去罷！

海峽仍然那麼地平靜，海水輕輕湧上細軟的沙灘。……我們的歌聲在飄揚。

九、伙伴們，再見吧！

農曆新年在歡樂和哀泣中過去了，我的年假也在旅行中結束了。

在短短四天的旅行生活里，我們談不上會有什麼新見識，和收穫，但熱情坦率的年青伙伴們，給我們的友誼和愛，是金銀財寶也難購買到的呵！

本來我們打算在返隆時，順便到太平一遊的，可是我已在大山角多玩了一天，明媚多姿的太平湖，和充滿生活氣息的咖啡山呵，只好留待下次北上時，才拜會了！

火車就要開行了，我握緊伙伴們溫熱的手，心情激動地說：「伙伴們，再見吧！」

六二年三月。

遠行集

霧晨過都門

爲了一件私事，我和M要在廿日的下午趕到怡保去。從家趕到S城火車站時，時間剛好是凌晨五時卅分，但最早的一輛火車已經在廿分鐘的時候開走了。

爲了不誤事，便只好改乘的士到都城去趕搭第一班北上的火車；於是我們便搭上了六時左右的第一輛開向首都的的士，的士在夜色迷茫中，峯迴路轉地奔馳着，此刻遠山，近樹和一切都仍在夜神的愛撫中酣睡着，似乎半點也沒理會我們遠行人的心急呵！

車子仍在左彎右拐地馳騁着，燈光照亮了前行的路。直至夜神退守責職的時候，阿波羅才駕着光芒萬丈的巨輪到人間來。於是起伏的崗巒恢復了莊嚴，遠近的樹林也疏朗了。

但今晨阿波羅却睡錯了覺，我們趕到都城的時候，時間已經是七點零分了，却還見不到黎明的第一綫輝芒。我打開了車門，一股襲人的寒氣刺激了我的腦神經，我才意識到都門已爲濃霧籠罩着，霧是夜神的助手，它要延續夜神的統治啊！

此刻都城有如霧中的王國，我們却像在霧海中隱現的旅人。

「那麼大的霧呵！」M落車時說，聲音也有點顫抖。

但這時已有更多的行人在霧中隱現，也有更多的車輛在霧中川行了。

我們滑過蘇丹街，回首要探看獨立山的莊嚴姿態，但此刻獨立山也在霧海中浮沈了，它却那麼恬靜祥和，那麼的教人感到即使在極惡劣的情況底下，它也是無動于衷的呀！

這時一個報童從我們前面行過，爲了要看看最近最使星馬人士觸目的新聞，我揚手叫他過來，但卻沒有我要看的報紙，我問他爲什麼？他回答說還沒有來呢。等到我們經過館址的時候，才看見辦事處的大門貼着一張用墨水寫着幾個中楷「因大霧報紙要八時半才到」的字條。

看看手錶時間才七點十分，看來此刻濃霧一點也沒有退隱的意思，阿波羅可不知要阻隔多少時候才駕到呢？

行人越來越密集了，車輛也越來越多了，都城却仍在如烟似絮的霧海中隱現。……

剎時有一條人影打從前面二十碼遠的馬路掠過，跟着后面也有一條人影在緊追過去，手裏好像拿着些什麼，但很快就都隱沒在濃霧裏了。我禁不住打了個冷噤，一個啊字差點就吐出口中了。

猛一抬頭向更高的地方望去，却隱約的見到了一個在過去的記憶中所沒有的東西——呵——那不就是最近在報上讀到的一條橫跨吧生河的巨橋麼？在這耗資三百餘萬元的巨橋完成後，都城呵，妳的名字就更响亮啦！

在沉思中，我被M的手一拉，才發覺到前面就是火車站了。

雨夜宿怡保

下午找到了M的大哥，他是個身材魁梧的漢子，我和M相處已經有二年了，和他的大哥却還是第一回見面。M很早就告訴我說他的大哥是個個性很倔強的人，他很喜歡讀書，但因母親是個童養媳，又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她不懂得關心兒子的前途，便一心想兒子掙錢回來養家，他受不了母親的嘯嘯，才唸到小學四年級，便壯着胆子離家到外邊去當學徒了。

他現在已經是個飽經風霜的漢子，父親也逝世了十多年，但他一直都沒有回家住過。一年裏，也只是過年過節時，才回家看弟妹一下。現實是殘酷無情的，幾年前，他的兩個弟弟，相繼進了精神病院，母親因而受着重大的打擊，現在也變成了個語無倫次、次的婦人了。從此他更恨他有個這樣不幸的家。但不管他浪跡何處，他每月都會寄些錢給弟妹們過活——M的大哥就是這麼的一個漢子啊！

我們見面了，彼此都有好些內心的話要傾吐，一時却也無法盡言，可是我已深深的覺到他是個很豪邁而又很有見識的漢子，我想我和M的那件事，他是會給予幫忙的呵！

傍晚，在怡保獨具特色的公市的餐室裏用了飯，他帶我們租了間有冷氣的臥房，房租才收八塊錢。隨後他駕了友人的車子載我們在市區的街道上兜風，這時已經是掌燈時分了，整個怡保城都在燈光燦爛中啊！

怡保街道的寬敞坦直，整潔有條，我在讀小學地理的當子就

熟記了，今得暢遊，果真是名不虛傳呵！

那紀念場裏的噴水池，形狀酷肖祖國的國花，那噴水池就像永遠開放着的大紅花呵，這紀念場寫明是紀念一九四八年——一九六〇年緊急狀態中的殉難者的，而今夜我也得憑吊了。

那個綠草如茵的加冕公園呵，却在夜色的掩覆下，顯得那般幽深與神秘。……

當晚回至租下的臥房時，大家都有點疲憊的感覺，明天一早又要乘着辦公的時間到精神病院去探那兩位不幸者的病呢，便決定早睡了。M的大哥和我道了晚安也去了。

但身睡異床，却很難倒頭就睡的，翻來覆去了好久，也還沒有睡意，但此刻窗外却落下了雨，我索性起來開了窗扉，啊！怡保城，我們的模範城呵，此刻我瞧妳却在燈光雨影中抖擻了！

M也從床上爬起來，開了燈，我回轉頭問他為什麼睡不着，他答說這種床看來倒很舒適，要睡下去却很難，我想這不正合了母親常掛唇邊的「龍床不如我狗窩」這話了麼？

立在窗前，風雨此刻呼呼沙沙的飄洒，我痴呆了一陣。M說：「你又在悲天憫人啦！」

其實他自己何嘗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他只要一想起那不幸的家，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自己的感情與理智也常是矛盾的，有時顯得很軟弱，有時顯得很剛強，正如先前我是有點傷感的，但此刻我又自信：縱使是風雨中一枝微弱的花草吧，也該有勇氣堅持地活下去的。

讓我們聽着風雨睡去吧，明朝要看看這城市雨後的風光。

在精神病院裏

昨宵風雨歇了，今朝市區郊外風光旖麗，一片晴朗。

我們坐在車子裏，馳出了闊直街道，車子像一匹呼吸到新空氣，及花草芬芳的野馬般直奔向郊外的一條路上去。

在祖國馬來亞的公路上馳騁，路旁常見的不是一畦畦的稻田，便是一片片望不盡的暗綠的膠林。此刻我們看見路旁的却是一座座傲然矗立着的石山，石山上是青綠色的，那裏該有百年的樹木，和千年的蔓藤吧，石山上還有沿洞而築的石屋，那裏住着的不是白髮長鬚的老人，該是一個善男信女們膜拜的神像吧，我們的車子繼續在兩旁傲然屹立着黛綠石山的路中前行。

此刻我在想：精神病院的所在，也該是個空氣清鮮，風景幽麗的地方吧！

「到了，前面那一間間長形的房屋，便是精神病院啦！」M的大哥右手擺着駕駛盤，左手向前面一指。

車子在柵門外停着，我們慢慢行入病院裏。

看病人最好記得病人的號數，如果忘記了，便要到詢問所去查詢，在那許多病人的名冊中，要找着病人的那個名字，將是很花時間，也很麻煩的事，因為名字的排列是按照日期的先後，不是按照英文字母的。

我是第一次到精神病院看病人的，所以腦海裏有很多新奇的感覺——

看到了那一間間用鐵條圍着的房屋，我竟想到了馬戲團裏的

一個個長形的鐵籠，我不知道裏面躺着的，蹲坐着的，或站着的是人抑或是野獸，是野獸抑或是人？假如是人，為什麼用鐵條圍着不讓他（她）自由進出？假如是野獸，為什麼那軀體五官却是人的形狀？

——他們是患神經病的——瘋子——哦，知道了，他們會罵人嗎？會。他們會打人嗎？也會。會罵人會打人就得關起來，而且要關得牢緊呵！經驗告訴我這些。

腦神經啊，你可以創造，也可以破壞，一旦你有毛病，人就要變成瘋子麼？

院背依然是青綠的石山，院前也依然是滿眼新綠的花樹，環境是異常的清幽，難道只有非人非獸的瘋子，才能賞受這份清幽麼？那麼就讓這清幽把他們的神經病都治好吧！默默地，我在祝福。

不久，院裏的一位馬來兄弟帶着我們要看的病人來了。他顯然較其他緊關在房裏的病患者的病輕些，但他已被關了幾年啦！看他一臉憔悴的神情，可多麼令人心酸喲！

朋友相見都要喜上眉梢呵，又何況是自己的親兄弟呢？可是對方却像個白痴，這邊問了一句「我是誰」，却久久也還回答不來。時間很快就到了，病人只好還是由領來的人領回去。

就這樣，我的心情也夠沈重了，我們默默地步出了病院，直到車子開離了病院很遠，M的大哥才說：

「人假如想得開，樂觀些，就不會這樣了。」

我却也這樣想：人是不該有太多的憂鬱留在胸懷的，假如人

的胸懷都像青山那般的磊落，像海洋那般的深廣，人還會變瘋子麼？

六三年三月。



一根小草默默的成長
一朵小花默默的開放

——給傑倫



白浪

洪浪

徐虹

夢虹

蕪野

丘盛添

胡玉華

呂晨沙

端木虹

王應華

鍾心倫

黃子祥

全賀



定價 M\$1.00
